借經問心 05

論語之公冶長篇

自序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五篇《公冶長篇》的心得。

今年正式進入庚子年，乃修行重要的關鍵，庚為陽金，表智慧劍，善用可斬斷煩惱絲的糾纏；子為地支之首，表赤子，天賜良機養聖胎。此年上天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〇年七月廿一日（己亥年6月1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2
引言 8
本篇相關人物簡介 10
01 孔夫子女婿 18
02 南容善處世 22
03 君子哉若人 26
04 子貢是瑚璉 30
05 冉雍仁不佞 34
06 口給屢憎人 38
07 知仁莫用佞 42
08 無信莫當官 46
09 乘桴浮于海 50
10 子路聞之喜 54
11 子路善治賦 58
12 冉求為邑宰 62
13 公西赤立朝 66
14 賜與回孰愈 70
15 回聞一知十 74
16 賜聞一知二 78
17 吾與汝弗如 82
18 朽木不可雕 86
19 聽言觀其行 90
20 棖慾焉得剛 94
21 不欲無加人 98
22 端木賜難及 102
23 文章可得聞 106

24 難聞性天道 …… 110
25 子路唯恐聞 …… 114
26 孔文子謂文 …… 118
27 孔文子好學 …… 122
28 君子之道四 …… 126
29 其行己也恭 …… 130
30 其事上也敬 …… 134
31 其養民也惠 …… 138
32 其使民也義 …… 142
33 晏平仲善交 …… 146
34 臧文仲不智 …… 150
35 楚令尹子文 …… 154
36 子文未知仁 …… 158
37 崔子弑齊君 …… 162
38 崔子可謂清 …… 166
39 三思而後行 …… 170
40 邦有道則知 …… 174
41 不知所以裁 …… 178
42 伯夷與叔齊 …… 182
43 微生高正直 …… 186
44 左丘明恥之 …… 190
45 匿怨友其人 …… 194
46 盍各言爾志 …… 198
47 無伐善施勞 …… 202
48 願聞子之志 …… 206
49 見過內自訟 …… 210
50 不如丘好學 …… 214

引言

公冶長弟子兼女婿　此篇論當時人之舉
度眾生其類無分別　因材施教化使合矩

《論語》篇章，以《學而篇》「學而時習之」開始，指明此書之宗旨，要向天不斷學習，以完成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脫離生死輪迴，解脫塵世的糾纏束縛以回天。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為終，說明學天不是為了炫耀讓人知道，而是要修好自己為要點。《為政篇》以「為政以德」開始，說明為政之要，在以德來輔政，以達教化的功能。以「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終，說明為政不能迷信，要能見義勇為，依理行事。《八佾篇》說明禮樂治國的重要，以孔夫子謂「季氏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開始，提醒僭越禮制，使得禮崩樂壞，國家必亂以警惕執

政者。以「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為終，指明執政者應有的作為。《里仁篇》以「里仁為美」來提醒政教的重點，要讓人人知道，居於仁里是最美好的，能選擇仁里居住，是最有智慧的。以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為終，說明仁德的實踐，在於主動去實行，而非被動勸導。

如今所探討的《公冶長篇》，在於述說評論孔夫子的學生，以及當時政治人物的品德，以為當時人及後代參考，使大家在理論之外，還能有事實的根據。首章，孔夫子談及學生公冶長的品行，注重其實際的品德，而非只看外表的情況，雖然曾因誤會而被關監牢，查明原因，實非其罪，所以將女兒嫁給他。接著談到學生南容、子賤、子貢、冉雍、漆雕開、子路、冉求、公孫赤、顏回、宰予、申棖，以及當時社會的人士或古人，如孔文子、子產、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崔子、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伯夷、叔齊、微生高、左丘明

等的言行舉止，並作了評論，讓我們能從中認知，品德何者為優？何者為劣？使我們能有明確的目標可以依循。

最終章則以「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不惜拿自己來說明，具有好的本質，還需要繼續努力，如他的好學，才能獲得更多的知識，並能轉識成智，才是終生學習最重要的目的。接著將本篇相關人物逐一簡介後，按順序逐章詳細探討。

本篇相關人物簡介

★公冶長（西元前519年至西元前470年）

姓公冶名長，又作萇，字子長，又作子芝。春秋末年生於山東諸城賈悅鎮近賢村人，為孔夫子的學生，一生窮苦，深具才德，孔子將女兒嫁給他。據皇侃《論語義疏》載：公冶長通鳥語，有老虎咬羊到山上，鳥告其前往取羊肉，卻被失主以為是竊羊者，因而遭官府

監禁。一生治學，多次拒絕魯國君主征辟為大夫，繼承孔夫子遺志，教學育人，成為著名的文士。唐玄宗尊之為「莒伯」，宋真宗加封為「高密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冶子」。

★南容

姓南宮名适，一名韜，字子容，春秋末年魯國人。為人崇尚道德，處事謹慎，是一位具有智慧又謙退的人。孔夫子的學生，並稱他為「君子」，將哥哥孟皮的女兒嫁給他。唐朝封為「郯伯」，宋封為「龔丘侯」，明封為「先賢南宮子」。

★子賤（西元前521年至西元前502年）

姓宓名不齊，字子賤，春秋末年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孔夫子三十歲，以德行著稱，足智多謀，曾經擔任單父宰。唐朝封為「單伯」，宋加封為「單父侯」，明封為「先賢宓子」。

★冉雍（西元前522年至？）

姓冉名雍，字仲弓，春秋末年生於魯國（今山東荷澤市定陶

區）。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子曹叔振鐸數傳至冉雍（即冉伯牛），世居荷澤之陽，人稱「犁牛氏」，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二十九歲。雖處鄙賤的環境，仍能莊敬自強，苦力學習，為人謙懷若谷，存心敬恕，在孔門十哲中被列為德行科。唐代封為「薛侯」，宋代封為「下邳公」，明代封為「先賢冉子」。

★漆雕開（西元前540年至西元前489年）

姓漆雕名開，原名啟，字子開，又稱子若，春秋末生於河南上蔡縣華陂鎮。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十一歲，在孔門中以德行著稱，其弟子甚多，為漆雕氏之儒的創始人，形成一股有影響力的學派，為儒家八派之一，著有《漆雕子》十三篇。

★公西赤（西元前509年至？）

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又稱公西華，春秋末年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四十二歲，以知禮聞名，具有非常優秀的外交才能。唐封為「邵伯」，宋封為「鉅野侯」，明封為「先賢公西子」。

★申棖

姓申名棖，字子周，有稱申續、申纜、申繚、申堂、申儻者，直至明代，才保留申棖，於春秋末年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學生，精通六藝，為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唐封為「魯伯」，宋封為「文登侯」，明封為「先賢」。

★孔文子（？至西元前480年）

姓孔名圉（讀雨），又稱仲叔圉，春秋時期衛國的正卿，娶衛太子蒯聵姊為妻，生孔悝（讀虧）。聰明好學又非常謙虛，輔佐衛靈公，掌外交，善於應對，執國政，有賢名。因而死後，衛國國君賜他「文子」的稱號，孔夫子很稱讚他。

★子產（？至西元前522年）

姬姓，公孫氏，名橋，字子產，又名子美，謚成，春秋時生於鄭國，為鄭穆公之孫，鄭國的大夫，因居東里，又稱東里子產。在鄭簡公及鄭定公時，執政二十二年，改革內政，慎修外交，捍衛鄭國利

益，使鄭國國力大增，極受百姓的愛戴，孔夫子對於其為政、為人，都有極高的評價。

★晏平仲（西元前578年至西元前500年）

姓晏名嬰，字平仲，人稱晏平仲，亦稱晏子，春秋時齊國萊地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是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晏弱病死，繼任為上大夫。據說其貌不揚，但頭腦機敏，能言善辯，歷任靈公、莊公、景公三朝宰相，執政達五十餘年之久。平時力行節儉，危言危行，「平」是其諡號。

★臧文仲（？至西元前617年）

姬姓，臧孫氏，名辰，諡文，因封於臧地，而以臧為姓，春秋時魯國人，曾祖父為臧僖伯，父親為伯氏瓶。魯國的執政大夫，歷任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位君王，是魯國的賢大夫，在位前後共五十年，對國家政治、經濟頗有貢獻。

★子文

姓鬭，名穀於菟，字子文。春秋時楚國大夫鬭伯比之子，楚成王時為令尹，故稱令尹子文。

★崔子（？至西元前546年）

姜姓，崔氏，名杼，諡武，又稱崔子。春秋時齊國大夫，是齊丁公的後裔。齊靈公時，曾率軍伐鄭、秦、魯、莒等國。由於齊莊公與其妻私通，殺死齊莊公，立杵臼為君，即齊景公，自任右相。

★齊莊公（？至西元前548年）

姜姓，名光，齊靈公之子，為別於前代齊莊公（購），又稱齊後莊公，後因淫崔杼之妻棠姜，而被崔杼之徒射殺。

★陳文子

姓陳，名須無，後改姓為田，即田文子，諡文，任齊莊公時的大夫，由於崔杼弒君而離開齊國，孔夫子對他評論是清高。

★季文子（西元前651年至西元前568年）

姬姓，季孫氏，名行父，魯莊公之弟，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春秋時魯國人，為魯國正卿，歷任宣公、成公、襄公諸朝，處事謹慎，為官忠廉。謚文，史稱「季文子」。

★甯武子

姬姓，甯氏，名俞，謚武，史稱甯武子，春秋時衛國的大夫。曾仕於衛文公、衛成公之時，輔政十餘年。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智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期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伯夷、叔齊

伯夷，子姓，墨胎氏，名允，商紂王末期孤竹國君主亞微的長子。叔齊，名致，是伯夷的三弟，是內定的繼承人，由於違背傳統的宗法倫理，不忍心與兄長爭奪君位，然伯夷也不願意違背父意，於是

雙雙出走，離開了孤竹國，將王位禪讓給仲馮。後來兩人投奔到周，因無法諫止周武王伐紂，恥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微生高

姓微生名高，又名尾生高，春秋時魯國人，為孔夫子的弟子。當時的人，認為他爽直坦率，以守信聞名。依據《莊子》及《戰國策》等記載，尾生高與一女子相約於橋下見面，屆時女子不來，河水上漲，尾生高一直不肯離開，終於淹死。

★左丘明（西元前556年至西元前451年）

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稱左丘明，春秋末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人，曾任魯國的史官，為史學家，《左傳》與《國語》的作者。

01 孔夫子女婿

【原文】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夫子女婿公冶長　雖在縲絏中被栽贓
原本就無罪心光明　後還其清白子欣賞

孔夫子談到公冶長說：「公冶長的人品好，可以將女兒嫁給他。雖然曾經坐過牢，那是一場誤會，並非是他的罪過。」所以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謂」者，是言和胃的結合，言的本義為「報」，乃是稱論人得其當，事得其宜的用詞；胃的本義為「穀府」，乃是人體中容納五穀之處，有取其精粹遺其粗穢，以供全身的營養的功能。所以「謂」，

是用言詞來論說人事，以品其精粗鑑其優劣的意思。論人品必參酌其所行之事，並談及相關之物，以為佐證，以評論所行之事內涵的優劣，並將所接觸之物，相提並論，更能顯出一個人的品德與風格。由此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待人處事的關鍵，對於所面對的人事物，做出適當而合宜的方法，以便提高行事的效率。

孔夫子開啟私塾的風氣，其有教無類的作風，更為當代培養出許多傑出的人才，在民間發掘人才，加以教化，為國家社會儲備人才，其所留下的事蹟，其中蘊藏的智慧，不但在當時展現教化的功能，對於社會做出偉大的貢獻，尤其對於後來的世界，提供了無價之寶，影響所及，難以言喻。本題是孔夫子對於他的學生公冶長，提出其行為的評論，才能真正了解其因材施教所下的功夫，對於每個學生，都能夠觀察入微，因能對細節了如指掌，才能針對其優缺點，做出鼓勵或修正，使其趨於圓滿。

一般人觀察事情，甚為膚淺，只看外表就下定論，因缺乏事實根

據，往往會偏離真相，因而參考的價值並不高。聖如孔夫子，其居心以公，其斷事以正，從不以私害公，因而其判斷通常十分準確，值得我們用心去探討，可以給我們在待人處事中，帶來許多的啟發，對我們經事長智，有莫大的幫助。因此《大學》載：「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當心不正而有所偏頗，則此身的所言所行，就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

所謂的「縲絏」，讀雷謝，有稱纍紲，乃是綑綁罪犯的繩索，在此比喻被關在牢獄中。公冶長當時因其懂得鳥語，受到不白之冤，因而受到囚禁的無妄之災。據說當時有飛鳥告訴他，山上有頭沒繫繩索的老黑羊，你吃肉我吃腸。他前往查看，果然如此，將羊牽回，途中遇到失主，指他為竊羊之賊，將他帶到官府。公冶長申辯誤聽鳥語，官府不相信，將其拘禁，幸得當時士大夫證明保釋，才得以出獄。他

出生窮苦家庭，但才學品德都很好，於是將女兒（《孔子演義》稱其名為「無違」）許配給他為妻。

可見孔夫子看人不是看表面，而是觀察其言行品德，如果不是公冶長平時的表現，讓夫子覺得靠譜，否則不可能將女兒嫁給他。反看今時的社會，講求攀權附貴、門當戶對，擇婿的條件，人品並非重要，重要在目前的家境是否富貴，也因此將結婚的基礎，建立在富貴上，沒有真正的感情，結婚成為兒戲，不產生婚變才怪，家庭能安定才怪，家庭不安，社會怎定，國家怎治？

前輩有《因緣果報》一文，可提供我們參酌：

好讀書則有明通之報，懶讀書則有昏昧之報；
尚奢侈則有敗家之報，務勤儉則有興家之報；
存善良則有安全之報，為惡舉則有刑獄之報；
保身體則有強健之報，縱酒色則有斷喪之報。

02 南容善處世

【原文】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國家有道南容從政　國家無道遠離政爭
知所進退免於刑戮　夫子姪女南容婚成

孔夫子談到南容說：「南容處世有智慧，國家政治上軌道時，能夠受朝廷任用而不被遺棄；在國家政治不上軌道時，還能夠明哲保身而免於刑戮。」於是將他哥哥的女兒嫁給他。

儒門宗風從孔夫子開始，大為倡導，給人倫道德開啟了一扇發揚光大的門戶，讓家道的建立能有所本。可見「儒」者，人與需的結合，說明了儒風的建立，在於人倫所需要的基礎上。依據《大學》所

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先知道天下太平的根源，在於格除心性上本來不該有的雜物，諸如三毒、五濁⋯等等雜質，必須要在平時生活中，發現而隨時去除，必須付出行動，以達心境完全清淨為止。能做得到的人，就是品德好、素質好，如此才能建立安和樂利的環境，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

孔夫子對於南容的評論，南容生於當時的貴族家庭，為夫子的學生，居南宮，名縚，有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僖子的兒子，孟懿子的弟弟，曾陪同夫子前往周朝王城洛邑問禮於老子。他平時的言行十分嚴謹，魯昭公在位時，國內平治，他能久居大夫之位。等到魯昭公逃亡，國內擾亂，他仍能安居國內，不曾遭到刑戮加身，不愧是

一位賢明的大夫，所以本文說：「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由此可見其處世的態度與從政的智慧。

當時孔夫子在考慮自己的女兒，與哥哥孟皮的女兒（《孔子演義》稱孟皮女兒叫「無加」）的婚事時，將自己女兒許配給公冶長，將哥哥的女兒許配給南容。當時南容的家世好，其元配已去世，正要續絃，因姪女年齡比自己的女兒長三歲，才貌品德好，南容已是壯年，而且元配遺有子女，所以將年長而才智較好的姪女許配給他。

古時女子重視三從四德，當時婚姻的對象由父母主張，是一種良好的德行與風俗。雖然如此的許配不見得受到當時人的認同，但就孔夫子的治事能力來說，全是為了兩女未來的生活考慮，是否能合適與幸福，而不是考慮對方的身分地位與窮富，這是一個公正客觀而且適宜的考量，足為後世的參考。由於孔夫子平時的生活態度，只求清淡而實事求是，不求富貴而攀附權貴所致。所以他在《論語・述而篇》說：「我平時過著吃粗食、喝清水，彎臂當枕頭的清閒日子，樂趣就

在其中。至於不合道義的富貴生活，對我來說，就如同天上的浮雲一般。」有了如此清靜無為的心境，加上平和無所求的行為，所以處理事情，完全可以依正道去施行，完全沒有人情或權勢的考量，當然可以過著瀟灑自如的日子。

名利情雖然在生活中很重要，但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內涵，無法做適度的善用，恐怕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卻會是災難。是以《多金何用》一文，可以給我們平時的生活作良好指導：

為人不必苦貪財，貪得財來天降災；
既是有錢人不在，不如人在莫貪財；
無錢無緣由他去，只修福慧作慈航；
少衣少食不計較，只求內心有寶藏；
白髮蒼蒼似銀條，樹老根弱怕風搖；
家有黃金千萬兩，難買無常路一條。

03 君子哉若人

【原文】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評鑑子賤為人　君子品德為人根本
人品可稱魯國君子　名副其實恰如其分

孔夫子談到子賤的人品說：子賤這人可說是一位君子啊！如果說魯國沒有君子，那麼他這麼優秀的人品，是從那裡學來的呢？

宓不齊，字子賤，他平時非常注重品德修養，具有君子的德能與風範，足智多謀，頗具有治國的才能與智慧。當南宮敬叔推薦他去當單父的邑宰時，從幾件事情的表現中，可以說明此章孔夫子對他的評價。「君子哉若人」，直接說明他的作為就如同是君子。然而要成為君子，必須要有君子的作為，名副其實才是真君子。但以子賤初次

擔任單父的主官，根本沒有從政的經驗，而且這是一個很難治理的地方，卻能在短時間內，使得單父大治，讓人跌破眼鏡。如果魯國不是有許多的君子人才，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教化，那麼像子賤如此的治理人才，能夠出人頭地，被老師稱為君子，這是如何得來的呢？我們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是掣肘的故事，二是治理單父。

掣肘一事，當魯定公派他去管理單父，他深恐朝廷會聽從小人的讒言，對他失去信心，於是請求帶兩位副手上任。到了單父，地方官拜見宓子賤，子賤讓副手登記拜見人名單，並在書寫時故意掣肘，然後寫不好字，再加以責備。兩副手不堪其辱，回到朝廷將此情形向魯定公匯報。定公聽了之後，明白了宓子賤的用意，派人告訴宓子賤，准許他全權治理單父，朝廷不加干涉。能夠以此方法來進諫君王，使君王能明白，放手給他去治理，這比多少人臣子，使用各種諫法而得不到效果，說不定還要受到侮辱、傷害，甚至於丟命，還不能完成事情，來得有智慧。

孔夫子的學生，宓子賤與巫馬期先後出任單父的地方官。宓子賤任職期間，經常彈琴唱歌，看起來相當清閒，且能把此地治理得相當好，被稱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而巫馬期任職期間，夙興夜寐，從早到晚親自處理各種政務，雖然也把當地治理得很好，卻難免有精疲力竭的感覺。巫馬期便向宓子賤請教，宓子賤說：「我是選用優良人才做事，你卻親自去操作。你是靠你一己之力去做事當然辛苦，我是選用人才去做事當然安逸。」

孔夫子曾問宓子賤，是如何使單父在短時間內獲得大治的？宓子賤回答說：「我把單父的老人家看成自己的老人家，把單父的子女看成自己的子女。體恤孤苦的人家，慰問有喪事的人家。」孔夫子說：「只注重到小細節，一般的小民就會來歸附，但還是不夠！」宓子賤接著說：「在單父地區，有三人我把他們當父親事奉，有五人我把他們當兄長敬事，有十一人我把他們當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往。」孔夫子說：「能夠侍奉父母，可以教導人民行孝；能夠敬事兄長，可以教

導人民行悌；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人民就會仿效學習，互相切磋學問、道德。能夠做到這樣，有知識的人民就會歸附，但仍未完善！」宓子賤又說：「此地有賢者五人，教我如何治理的方法，我謹慎事奉，認真辨理。」孔夫子說：「這才是治好單父最重要的部分。古時堯、舜治理天下，求賢若渴，最後得了賢人，才使天下大治。你所治理的地方雖小，而所用的卻是治理天下的大方針！」

古聖曾留有《希聖希賢》好文一篇，可供真心修道者做為參考：

希聖希賢學佛學僧，五常八德切莫越規；
日常三省三畏九思，浩然正氣我莫自欺；
衣食住行必求適宜，恭讓友悌必求盡道；
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守禮；
榮華富貴景似春霜，生老病死如夢一場；
未來不思既往不憶，極樂世界豈會無我。

04 子貢是瑚璉

【原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請求夫子賜教　孔子回以器物示曉
猶如宗廟祭器瑚璉　治國棟樑在於績效

子貢向孔夫子請問說：「老師！我端木賜這個人，你看如何呢？」孔夫子回答說：「你是一個可用的人才。」子貢接著又問：「是什麼樣的人才呢？」孔夫子說：「如同祭祀時，盛黍稷所用貴重的瑚璉。」

端木賜，字子貢，春秋末年衛國人，於魯定公九年（西元前501年），當時十七歲就拜孔夫子為師，為弟子之中，經濟能力最雄厚，

善於經商及外交，口才極佳。在《論語》498章之中，記載子貢之事有38章之多，是孔夫子一生推展儒風志業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因而在此題，孔夫子對他的評語，就如同瑚璉一樣尊貴有價值。瑚璉，本作胡槤，是古代宗廟祭祀時，用來盛黍稷的木製器具，俗儒以為宗廟的神聖重器，在夏朝稱瑚，在殷商稱璉。用來比喻特別有才能，可以擔當大任的人。

子貢生性喜歡讚揚他人之美德，尤其擅於推理，而且自命不凡，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端木賜（子貢）不守修道的本分，卻對於經商很有興趣，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使他成為同學中最有財富的人。據說，他最初受業於孔夫子，第一年自以為能力比老師強，第二年以為不相上下，到了第三年才真正佩服孔夫子的才學，自認遠不如恩師，於是對恩師處處讚揚有加。在夫子謝世後，一般弟子守喪三年，子貢守了六年才離去，可見他對於恩師的敬重。

子貢如瑚璉之器，可謂上等之器，但畢竟還是器，尚在有為的領

域，未能達於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君子不器。」的無為境界。《易經‧繫辭傳》載：「所以屬於形而上的，稱為道；屬於形而下的，稱為器。」道是器的主體，是屬於先天、無形、無為的；器是道之作用，是屬於後天、有形、有為的。《論語‧公冶長篇》載：孔夫子對子貢說：「你和顏回，誰的造詣比較高？」子貢回答說：「我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顏回的智慧，聞一就能夠知十；而我端木賜啊！聞一也只能知二而已。」孔夫子說：「真的不如他，我贊同你的看法，真的不如他。」二者陰陽也，未能進入太極而契入無極，是以子貢為七十二賢之一；十者圓滿也，已由太極進入無極，是以顏回為儒門四聖的「復聖」。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天下要回歸正道本源，必須善用有為與無為，該有為則有為，該無為則無為，不執著於有為與無為

之相，才是真正的無為。是為入聖的要門。修道士當先積極以有為的方法，去惡從善，改變累世以來不良的習性，然後要以無為行於中道，終究超越對立而入於究竟。古德有《改變氣質》好文一篇，以提供修士作為修道之參考：

輕當矯之以重，放言當矯之以緘默；
浮當矯之以實，好動當矯之以鎮靜；
褊當矯之以寬，粗率當矯之以細密；
傲當矯之以謙，怠惰當矯之以精勤；
肆當矯之以謹，剛暴當矯之以溫柔；
奢當矯之以儉，淺露當矯之以沉潛；
忍當矯之以慈，谿刻當矯之以渾厚；
貪當矯之以廉，逃避當矯之以擔當；
私當矯之以公，寡斷當矯之以果決。

05 冉雍仁不佞

【原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有些人說有關冉雍　雖具仁慈但不實用
不善言辭不懂表達　顯然資質非常平庸

有人評論雍也說：「雍也這個人本性仁厚，但不善於言詞表達。」

冉雍，字仲弓，與冉耕、冉求是同一家族，出身於卑賤的問題家庭，在這種不良的環境下，他仍能潔身自愛，修養自己以成才達德，因而被列為孔門的十哲之一，入於德行科。孔夫子把他比喻為「犁牛之子」，可見「萬丈高樓由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肯努力，哪有不出頭的道理？神仙也是凡人作，最怕凡人心不堅，只要有恆心

毅力去修心淨心，怎會不能成就聖業的呢？

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稱讚仲弓說：「毛色駁雜的耕牛，生下了小牛，毛色卻是純赤，而且還長著整齊的角，很適合於作祭祀時的供品。雖然有人認為牠是耕牛所生，不想用牠來祭祀，但山川之神怎肯捨棄牠呢？」很顯然備有美好的才能，到哪裡誰都想要擁有他。又在同篇記載：孔夫子說：「冉雍這個人可以使他從政，作為政治的領袖。」仲弓（冉雍）聽了老師的讚揚，於是順便提及子桑子伯，是否也具備從政成為政治領袖的條件？孔夫子說：「這人還可以，從他平時做事情的表現來看，還能掌握到簡易的重點。」聽到老師的解說，仲弓心有所感地說：「居心能夠誠敬，行事能夠簡易，用這種方式來治理百姓，不是可以嗎？如果心存散漫，做事馬虎，不就太過於簡慢了嗎？」孔夫子稱讚他說：「冉雍你說得很好。」由此可見，他真的對於政治是很有敏感性，屬於有從政的天才。

冉雍由於處理事情非常認真，對於每件事情，都能審慎思考之

後，才做出適當的處置，因而養成沉默寡言的習慣，讓人感覺到他不善言詞，缺乏口才，這在當時的社會，崇尚巧言爭辯，難免讓人看成非賢能之輩，所以才有此題的記載，當時有人說：「仲弓這個人雖然有仁德的修養，可惜卻沒有口才。」然觀察事實，就事論事，是否口才好的人，品德就好，就比較會做事，在治理政事就比較有才能？那也未必。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沒有仁德，光靠花言巧語，如何從政取得百姓的信任？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百姓的心之所以難降伏，是由於太多的聰明智巧。因此如果以智巧治國，必然會傷害到國家的元氣；不以智巧治國，才是百姓最大的福氣。」又在第六十三章說：「凡是輕易承諾，必然造成寡信的後果；由於處事粗心大意，所以才造成更多的困難。」從事政治，對於百姓的承諾要有信用，不可信口開河，導致食言而肥，讓百姓對領導人失望，在領導上是非常失敗的。因此從政人員，要知道「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的重要性。

修道士要學學冉雍的謹言慎行，說得到也要能做得到，實事求是，不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卻毫無誠信，那就不應該了。有《但求無憾》好文一篇，可為我們修道提醒：

人生無常多變化，何時往生難預料；
舊惡未除新殃造，妄心貪求煩惱增；
無功無德又自私，求福求壽實有限；
天理世道未遵行，求名求利登天難；
即使願望能實現，死後赤手歸陰門；
人生匆匆如雲煙，不知修身與行善；
違逆道德與戒律，終日慾望無窮盡；
一旦命亡赴黃泉，千金萬屋帶不走；
萬般親情亦要捨，身心痛苦無人替；
命終只有業隨身，空留遺憾在人間。

06 口給屢憎人

【原文】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夫子回答何必口才　多言數窮屢屢招災
與人口給有何益處　屢憎於人必遭其害

孔夫子聽到這話後說：為人要忠厚老實，何必要巧言善辯呢？如果與人來往，都以善辯來應付他人，經常會惹人討厭。

溫和的態度，誠懇的語言，通常會給人留下好印象。有些人能言善辯，雖然能獲得一時的驚艷，可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經常以其巧舌顛倒是非，爭功諉過，強詞奪理，必將給人惡劣的觀感；如果因此侵害人的權益，損及他人名譽，甚至於受到侮辱，那會讓人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如此將給自己製造四伏的危機，甚至帶來殺身之

禍，能不注意嗎？

待人處事，懂得謙卑而且具有反省的能力，雖然獲得別人的讚美，卻不會因此而驕傲，且能化為激勵上進的能量；遇到別人批評指責，能以感恩的心虛心接受，努力改善，從不因此懷恨在心，能夠將阻力化成助力，這就是有智慧的人。但喜歡誇張、驕傲的人，卻往往將別人讚美，誇大其辭地加以宣揚，深恐他人不知道，如此的作為，將使自己沉醉在讚美的語言中，而失去進步的力量，更是會引起他人的討厭，甚至於招來無情的打擊與羞辱。冉雍善於應用他人的讚美，化為鼓勵自己的能量，使自己不斷地改善與進步，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夫子說：「如果別人用嚴正的話來告誡你，能不聽從嗎？要能夠徹底反省改過，才是可貴的。如果別人用委婉的話來勸導你，能不喜悅嗎？要能細心分析話中的含意，才是可貴的。如果只是喜悅，卻不仔細分析；只是表面聽從，卻不實際改過，這種人我也就對他沒辦法了。」聖人之言不能聽從，加以改變，那只有隨因果去報

應了。可以改善言行舉止，以遠離災難的肆虐，就是有智慧。

孔夫子的教育，善於因材施教，而且要大家心安理得。對於氣度寬宏大量、簡約沉默忠厚老實的冉雍，則以「敬、恕」勉勵他，以實踐仁道。依據《論語・顏淵篇》記載：仲弓（冉雍）向孔夫子請教如何實踐仁道時，孔夫子說：「如果有機會擔任官吏，要能夠抱持著迎接貴賓的態度，以最大的誠意來對待百姓；同時在使喚百姓時，也要抱持著如同敬事上天的精神。自己所不願意接受的，就不要轉嫁到別人身上。平時的待人處事，不要讓百姓有所怨言，也不要讓家裡有所怨懟。」仲弓聽了老師的教誨之後，非常高興且誠懇的說：「我冉雍雖不聰敏，但我一定會照這些話去做。」誠實做人，忠信執政，必然會獲得百姓的敬崇。如果言而無信，還設法入人於罪，將引起他人的痛恨。

《論語・陽貨篇》記載：子貢說：「君子也有討厭的人嗎？」孔夫子說：「有討厭的人。討厭傳播他人壞話的人，討厭下位的人毀謗

上位的人，討厭有勇氣卻沒有禮貌的人，討厭果決勇敢卻不通情理的人。夫子問說：「賜啊！你也有討厭的人嗎？」子貢說：「我討厭急著表現才能而自以為聰明的人，討厭不謙卑卻自以為勇敢的人，討厭揭發他人隱私卻自以為正直的人。」言行舉止不能自我檢點，經常惹人討厭，如此的做人態度，怎能服人，怎能交友，怎能執政，實在一無是處。

先賢有《君子之道》一篇，可為修君子之道者戒：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君子不強人所不能；
君子不苦人所不好，君子不計人所不便；
君子不怨人所不當，君子不欺人所不知；
真君子辭富不辭苦，真君子憂道不憂貧；
真君子知義不知利，真君子成人不成己；
真君子自斂不自大，真君子心靜不心虛。

07 知仁莫用佞

【原文】不知其仁，焉用佞？

孝悌之道為仁之本　知仁守義為人之根
善辯之佞偏離正道　仁慈守信正道之門

孔夫子接著又說：我不知道冉雍是否有仁德，但他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對付人呢？

「仁」者，二人也，表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產生互相親近、關懷、照顧，並能營造和諧氛圍的美德。二有表天、地之義，仁者乃人生存於天地之間，成為三才的要件。人本具聖佛之本性，才堪稱天地人三才之一，聖佛是本性自然流露的本質，是大道生化人的本性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孟子在《公孫丑上篇》說：「這種仁德是上天所設

立最尊貴的爵位，世人最安定的住宅。沒有人會阻止行仁德，如果還不知道行仁德，那就是沒有智慧了。」可見仁德是上天在本性中就具足，如果能率性而為，自然能展現其功能。由於來到人間後，受到物慾的障蔽，致使其功能不能彰顯，不能發揮如同天地之無私博愛的精神，卻展現了世人自私自利的貪婪習性。

人擁有了仁德，品格自然就能高尚；家庭有了仁德，就會和睦；社會有了仁德，就會祥和；國家有了仁德，必定能安定；世界有了仁德，自然能太平。可見仁德由本性中自然流露，卻能在本身、家庭、社會、國家、世界產生和諧的作用。然而當仁德被物慾蔽障後，人的行為開始偏離正道了，變得貪婪自私；家庭開始爭吵，親人變成了陌生；社會不安了，人心更為浮動；國政不穩了，國政容易崩潰；世界就混亂了，從此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中。沒有了仁德，但又覺得仁德對我們的生活很重要，所以就開始提倡仁德。提倡仁德如果不能落實於實際行動，必然造成「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最後變成不仁

者的擋箭牌，從此社會更為虛偽，真假難辨，將會更亂。

嘴巴上的仁義道德，講得特別好聽，說得特別生動，容易打動人心，卻因此讓人受騙上當，對於仁德的作用更為模糊，更沒有信心，甚至出現討厭的情形。這並非仁德不好，只因仁德被誤解、誤用了，因而蒙塵難以展現其真正的效果。真正的仁德，並非用言語去說明，而是用行動去證實，才能讓人感覺得到其內涵的功力，從而產生感動。冉雍在品德上是一位務實主義者，屬於說到要能做到，甚至於「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平常沉默寡言，先去實行再說。如果沒有實踐仁德的心，卻只以口才去粉飾，將來必會露出馬腳，讓人感到不誠實而討厭，所以孔夫子說：「不知其仁，焉用佞？」

因而真正懂得仁德而善用者，平時見不到其巧言令色，必然時時刻刻在內心反省，唯恐所說的話不能做到，因而致力於實踐諾言，當然其人格會受到肯定，從而受人尊重。古聖有《明智之舉》好文一篇，可提供修道士平時多加探討，並付諸實現：

有遠見者，看未來而不看眼前。
有抱負者，積德業而不積盛名。
有作為者，爭千秋而不爭一時。
有弘願者，為大眾而不為自己。
有智慧者，談結果而不談過程。
有雅量者，論輸贏而不計恩怨。
有氣度者，講大義而不享福澤。
有才華者，養識見而不忘自省。
有豪情者，能瀟灑而不入世俗。
有理想者，納江河而不拒涓流。

08 無信莫當官

【原文】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夫子鼓勵漆雕開仕　漆雕開答當官之事
我的能力沒有信心　孔子喜歡自知之實

孔夫子鼓勵漆雕開去從政當官，漆雕開回答說：「我還沒有準備好當官事宜，所以沒有信心參與政事。」孔夫子對於他的回答，非常滿意而感到高興。

孔夫子一生從事儒門的教育志業，希望能為國家培養政治人才，使得當時混亂的社會，不上軌道的政治，能夠有所改善，借著培育優秀人才，去推動「忠恕」精神，使得仁義道德能真正從人心中復活，如此才得以改善社會風氣。然社會風氣的推動，最能展現效果的是從

事政治，因而常鼓勵學生，學有所成，就去當官為民服務。因而子夏受到孔夫子教化的影響，所以在《論語・子張篇》說：「當官處理政務，有多餘的精力就要去學習；讀書人學有所成，就要去當官服務百姓。」

但當官並非只是為了養家活口，更重要的是要有服務百姓的精神，才能真正盡到當官的責任，否則尸位素餐造成歹車擋路的情形，在位時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盡力去搜刮民脂民膏，使治理下的百姓，過著煉獄的生活，那就會失去當官的意義，並且還會造下嚴重的惡業，給自己及子孫帶來嚴重的禍害。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張請問謀求官位求取俸祿方法時說：「要多聽聞別人的意見，如有疑問就暫時放一旁，等待適當的時機再解決，對於其他的部分，在說話時也要謹慎，招致怨尤的事情就會減少。要多看別人做事的方法，如有感到疑惑不安時，應暫時保留，對於其他的部分，行為也要謹慎，導致後悔的事情就會減少。說話少招來怨尤，行為少導致後

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要先做好當官為民服務的準備，再去當官，才不會遭遇困難。

孔夫子在平時對學生的教育，並仔細加以觀察，知道漆雕開是一位才智兼備，而且謙虛能腳踏實地的人才，所以極力鼓勵他從政為民效勞。但漆雕開仍是很謙虛回答老師說：「我還沒有做好當官的準備，還沒有信心能處理好政事。」孔夫子聽了這句話後，頗為欣慰而感到喜悅。知道漆雕開不但具有從政的能力與智慧，還能夠謙沖自牧。

當官主要在為民提供服務，才是正確的觀念，並非圖得一個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好差事。猶如修道士，其主要是在修好自己的心性，以回歸本位，並非取得成就聖仙佛的虛名，希望得到世人的尊敬與朝拜。虛名只能圖得一時的風光，實至名歸才是究竟的成果。腳踏實地去完成每件事情，為利人利己而努力，莫為一己之私一時之利去用心，那會給自己留下永遠的遺憾。

我們當為永恆的性命打算，莫為一時的享受而耽誤一生。有《來去皆空》之善文，可提供修士在平常生活中去領悟：

天地久長，青山綠水景如虹。
日月星辰，人亡一去影無蹤。
勞碌人生，年少拼至白頭翁。
黃金萬兩，過往何能再相從？
良田華廈，產業何曾在手中？
戀酒貪花，老來悔恨痛心中。
名利財色，慾念無休難所終。
生若百花，逢春鮮豔舞清風。
死如樹凋，遇秋葉黃落荒叢。
看破世間，多端變化總迷矇。
人生在世，養心正直首其功。
何苦奔忙，生不帶來死亦空。

09 乘桴浮于海

【原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孔夫子說道難行世　唯有子路與我共識
乘舟泛海任意遨遊　有此心胸一起共事

孔夫子說：「如今的局勢，大道難以推行，不如乘著舟筏漂流於大海中。依目前來看，能夠跟隨我的學生，大概只有仲由一人吧！」

仲由，字子路，或稱季路，魯國人，小孔夫子九歲，是最早跟隨夫子的學生。他生性剛直，有勇力，喜好武藝，說話直來直往，敢於對老師提出批評，雖然深得夫子的器重，但也對他指責最多。孔夫子對子路的評價，就是勇敢（勇）、果斷（果）、魯莽（喭）、率直（野）。由於他的個性粗獷不馴，經常帶著剛猛凌人的架勢，自然讓

人感覺到他的無禮，然而在其中也顯出其野人率真的特質，因而經常在聽到夫子的教訓後，能夠心悅誠服地接受，還勇於改過，所以夫子經常應用機會加以教導，希望改變他的氣質。

依據《論語・雍也篇》的記載：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孔夫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與衛靈公的夫人南子見面，子路很不高興，孔夫子發誓說：「我的行為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上天會厭棄我的！上天會厭棄我的！」可見師徒的關係非比尋常，有如父子，又如兄弟，互相之間的關心，可說是無所不至，因而子路對於此事的不高興，逼得夫子要對天發誓。

依據《論語・子路篇》的記載：有一次在衛國，子路問孔夫子說：「衛國國君等待老師幫助他治理國政，老師要從何處著手呢？」夫子說：「必定從正名開始。」子路莽直地說：「有這樣的事嗎？老師做事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吧，何必要從正名開始呢？」孔夫子說：「你說話真的太魯莽了，仲由（子路）！君子對於他所不懂的事情，

就不要發表意見。如果名義不正確，說話就不能順理成章；說話不能順理成章，做事情就不能夠成功；做事情不能夠成功，禮樂制度就不能夠實施；禮樂制度不能夠實施，所制定的刑罰就不能妥當；制定的刑罰不能妥當，老百姓就會無所適從。所以君子所定的名義，必定要能說得合理；所說的能夠合理，就一定能夠付諸實行。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可輕率隨便的。」在文中，子路說「子之迂也」，也就是直接說老師迂腐，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但也展現子路直率的個性，孔夫子說他：「野哉，由也！」其實他並沒有惡意。

子路是一位忠實講信用的人，對於老師的維護，無所不至。自從陪在老師身邊以後，由於其威武勇猛的體型，從此再也沒有人敢說孔夫子的壞話了。當孔夫子在魯國執政失勢離開之後，子路馬上辭掉原來的高官厚祿，跟隨著夫子。因而孔夫子在此題說：「我想要推展儒家聖道的理想，既然無法施行於天下，不如乘著木筏漂行到海外，去另圖發展算了，在我的學生中，能夠跟隨我的，大概只有仲由一人而已。」很顯然

他非常了解子路的為人，所以才會說這句話，一方面透露自己的心聲，一方面也是在肯定子路的人格，同時也是一種的讚賞。

修道士只要能夠保有時時自我反省，萬法都可以為師。因而《知人效法》一文，足以為我們參考：

得遇寬厚之人，當師以養量。
得遇慎密之人，當師以鍊識。
得遇簡約之人，當師以居家。
得遇慈惠之人，當師以御下。
得遇明通之人，當師以生慧。
得遇質樸之人，當師以藏拙。
得遇才智之人，當師以應變。
得遇緘默之人，當師以存神。
得遇謙恭之人，當師以親民。
得遇博學之人，當師以見廣。

10 子路聞之喜

【原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路聞之滿心歡喜　夫子卻說徒有勇力
子路為人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終有何益

當子路聽到孔夫子所說的話，感到非常高興而沾沾自喜。孔夫子卻說：「仲由啊！喜好勇氣的精神超過我，但對於其他的才能就無可取了。」

子路聽到孔夫子在這大道難以推行的時代，想要另圖發展，將上天的真理大道發揚出去，由於子路平時表現的勇氣，與處處維護他的安全，肯定能與他同甘共苦的，子路這樣的人才是少不了的。子路聽到這樣的話，感到非常溫馨，表現有些得意的樣子，這就是子路

率直的個性。這有他好的一面，就是率真，但同時也表現其魯直的個性，說話之前欠缺考慮，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種行為，有時會給自己帶來許多禍患。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有一次與幾位弟子在一起，孔夫子觀察他們的神情，閔子騫顯得和悅正直，子路顯得剛強，冉有、子貢顯得和樂，覺得非常愉悅。當夫子看到子路的剛強個性時，卻感嘆地說：「像仲由（子路）如此過度好勇，將來恐怕會遇到災難，不得善終。」果然在魯哀公十五年，衛國發生內亂，當時子路在衛國任官，由於個性耿直，為了盡忠職守，犧牲自己的性命，不幸被孔夫子言中，被剁成肉醬，死於非命。

從歷史觀察，有勇無謀的人，行事都以自己的個性為主，固執難以變通，或者剛好碰到適當的機會，可以使自己的勇氣成名，但就長久的時間來看，大多會吃虧，容易使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因而平時要看清自己的習性，加速改善，否則因勇而無忍，必然會亂大謀，讓自己走入絕境而難以回頭。孔夫子對於子路的這種個性，經

常感到擔憂，也經常利用機會提醒他，教導他。也曾在《論語・泰伯篇》說：「只注重勇氣，卻疏忽了禮數，容易擾亂平靜的心。」遇事心不平靜，必然失去定力，雖有智慧去處理事情，漏洞百出，後患無窮，勢所必然。

孔夫子在《大學》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智仁勇三者，從修身到治國平天下，是不可或缺的條件，而且缺其中之一，將無法圓滿完成。孔夫子看到「子路聞之喜」的情態，恐怕其心生驕傲而衍生得意忘形，甚至於樂極生悲，於是趕快接著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被任用，能依正道行事；如果不被任用，能過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做得到。」子路說：「如果老師要率領三軍，要與誰共事呢？」孔夫子說：「只

靠空手與猛虎搏鬥，只靠徒步要過河，卻死而不後悔之徒，我是不與他共事的。我所要共事者，必定是處事要能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有成就的人。」一直接指出子路的缺失，有勇卻無智，難以圓滿完成人間事，希望他能改過。

做事謹慎，尤其修道更應該謹言慎行，時時警惕自己，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給自己留下後患。古德留有《知所警惕》一文，可供修士參酌：

勤懶皆因一念間，家庭興敗此中爭；
萬般事業由勤致，懶漢何曾見有成；
年少光陰最足惜，都緣因循誤前程；
畢生事業如何現，那得功夫逛市街；
處世持家年復年，總須慮前更思後；
有錢常想無錢日，莫待無錢想有錢。

11 子路善治賦

【原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夫子回答仁在子路
尚未證實是否仁慈　但知大國能治其賦

孟武伯請問孔夫子說：「子路這個人具有仁德嗎？」孔夫子回答說：「不知道。」孟武伯接著又問有關子路的情形，孔夫子回答說：「仲由啊！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國，可以由他來管理，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

「仁」是儒家發揚人倫五常德的首要，是出自於大道，行之於平

時生活中的孝悌忠恕，是非常高的道德標準，是成聖必備的條件，儒家的教育無不以此為極致，雖難達成，但從不放棄。孟武伯，是春秋末年魯國孟孫氏的第十代宗主，在他掌權的期間，希望自己對國家有所作為，想要借助孔夫子的團隊，希望從他的學生當中，找到適當的從政人才，於是將平常聽到的「仁」，拿來請教孔夫子，第一位問的是子路，他是否有仁德？孔夫子回答：「不知也。」這「不知」，並非孔夫子不知道，而是孔夫子認為孟武伯對於「仁」的內容不清楚，無法回答他問此話的目的，等待情況更明顯時再回答。但孟武伯沒能得到答案，於是將他所需要的再進一步問清楚，孔夫子了解他問話的重點，是在問子路的從政能力在哪裡？孔夫子才說他有治理大國軍隊的能力，但與子路是否具有仁德，好像還有距離，所以說不知道他去管理龐大的軍隊，能夠展現多少仁德？可見聖人的觀察說事，一定實事求是，絕對不臆測或憑空揑造。

孔夫子倡導儒家的仁義精神，但仁義是從大道所生，如果不明

白大道真理的宗旨，恐怕要發揚仁義是有所障礙與困難的，「道」才是仁義的精華，仁義是道的外圍而已，因此不明真理大道，而去宣揚仁義，恐怕有捨本逐末之嫌，恐有走偏的疏忽。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八章說：「道本存於萬物之中，之所以無法顯現功能，實是受到錯誤的觀念所影響。修道當修實德而去虛名，不可為了爭得假仁義的名相，而廢除大道的真相。不要為了展現聰明才智，卻製造大偽以迷惑人。當世人強調孝慈的時候，顯然已是六親不和順的時候；當國家出現忠臣的時候，顯然國家已經陷入昏亂之中。由此可見，當名相出現時，真道實德早已被掩蓋了。」

世人已經習慣於外在的才華，卻忘了內在的實德，喜歡表象的讚美，卻不喜歡缺失的勸諫，哪怕自己已經錯得很離譜，還是喜歡受美言之騙，不喜歡箴言之勸。人人都喜歡被稱為有仁德的君子，但對於仁卻難以徹底明白，因而誤以為有才能就是仁德，就如同此題，孔夫子認為子路有管理千乘之國治賦的才能，但談不上有仁德，雖有一

些，但不明顯，所以夫子說「不知其仁」。

我們來到人間，要善用自己的才德，以服務社會累積德量，找回自己的仁義禮智信等五常德，才能歸根復命，找回本性融入大道；不要仗著自己的才能，為了名利情的享有，結黨營私以造惡業，讓自己沉淪於苦海中，實是不智的行為。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必須善用。顏淵在《孟子‧滕文公上篇》鼓勵我們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人人皆具聖佛本性，只要肯努力修，都能成就聖佛仙真。古人有《迎刃而解》一文，可細加品味：

能夠察覺困難，便能發現先機；
能夠瞭解困難，便能掌握契機；
能夠克服困難，便能獲得良機；
能夠面對困難，便能尋求轉機；
能夠不怕困難，便能把握時機；
能夠解決困難，便能化解危機。

12 冉求為邑宰

【原文】「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再問冉求仁慈如何　夫子回答不知仁德
但知可以主宰邑家　能力品德必要清澈

孟武伯接著又問孔夫子說：「冉求這個人怎樣呢？」孔夫子回答說：「冉求這個人啊！一個住有千戶家庭的縣邑，或是一個擁有百輛兵車的卿大夫家，可以任命他治理，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

冉有，名求，字子有，春秋魯國人，在孔門弟子中，與子路同列政事科的十哲之一，其生性保守，為人謹慎，個性溫和，待人處事圓融周到，每做一件事情，總會做通盤的考慮，並作周全的準備，由

於考慮過多，因而缺乏積極性，孔夫子經常鼓勵他要積極行事。《論語・先進篇》載：子路問：「聽到了就可以去實行嗎？」孔夫子說：「有父母兄長在，要先請示他們，怎可聽到就去實行呢？」冉有也問：「聽到了就可以去實行嗎？」孔夫子說：「聽到了就可以去實行。」公西華聽到了很疑惑，為何同樣的問題，卻有不同的答案，於是向孔夫子請教，夫子回答說：「冉求的個性退讓，所以要鼓勵他前進；子路的個性好勇過人，所以要勸退他。」這就是孔夫子的因材施教法。

冉有平時喜歡追求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充實才藝上，導致對於孔夫子所傳授的大道，沒有熱衷去學習，因而受到孔夫子的指責，所以在《論語・雍也篇》有這段記載：冉求（冉有）說：「我並不是不喜歡老師所說的道理，是我的能力不足以實踐的緣故。」孔夫子說：「能力不足的人，必然是半途而廢，如今很顯然是你畫地自限。」孔夫子的教學，不但是人間學，以

維持自己的生活品質，還要進一步淨化心靈以修道，不但教導有為之學識，還要開啟無為之智慧。

冉求精通六藝，對於執政的能力是足夠的，所以在《雍也篇》記載，當季康子向孔夫子尋求其弟子從政的才能時，問及冉求的時候，孔夫子回答說：「冉求多才多藝，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呢？」在此題，孟武伯向孔夫子諮詢其弟子，首先是否具有仁德？再問及其從政能力？夫子對於是否具有仁德的回答，與前題的子路一樣。當問及其才能時，夫子的回答是：「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六藝是從政的能力，是屬於外在的表現，是屬於有為法，是屬於人間事；仁德是修道的基礎，是屬於內德的培養，是屬於無為法，是為出世間做好準備。

冉求在任季氏家臣的期間，出了幾種狀況，讓孔夫子不滿意其表現。在《八佾篇》季康子僭越禮制，要到泰山祭祀，夫子對冉有說：「你不能諫止季氏，挽救他僭越禮制的罪過嗎？」冉有說：「我

不能。」在《先進篇》記載：季氏比周公還富有，然而冉求當他的家臣，卻幫他搜括民財，以增加季氏的財富，孔夫子說：「這不像我學生應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去聲討他的罪狀。」徒具才藝，卻只能為主人造業，而不能引導主人積德淨性，與主人一同落入業海輪迴，那是愛主人，還是害主人呢？

前輩有《治家格言》一則，可供我們平時任事及修行之用：

大丈夫成家容易，士君子立志不難；
退一步自然優雅，讓三分何等清閒；
忍幾句無憂自在，耐一時快樂神仙；
喫菜根淡中有味，守王法夢裡無驚；
青山不管人間事，綠水何曾說是非；
有人問我他人事，擺手搖頭說不知。

13 公西赤立朝

【原文】「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三問公西赤何其仁　束帶立朝盡其責任
與賓言談知所進退　是否仁德尚觀根本

孟武伯最後又問：「公西赤，這個人如何呢？」孔夫子回答說：「公西赤這個人啊！可以任命他穿禮服立於朝廷上，接待來自四方盟國的貴賓，與他們言談應對，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

在同一章，孟武伯與孔夫子的談話中，共談及夫子的三位弟子，本題所談是公西赤。公西赤，字子華，又稱公西華，春秋時魯國人，他為人謙遜有禮，擅長於交際，為孔夫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以知禮

聞名於世，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官。家中不但有一位賢能的母親，而且家境富裕，使得他在事業上一帆風順。公西赤成為孔夫子的學生，是夫子在魯國當官的期間，由於特別擅長主持重要場合的禮儀，曾經擔任夫子的家臣，被派任出使齊國。依據《論語‧雍也篇》記載：公西華出使齊國，冉有代替他的母親請求贍養的粟米，孔夫子說：「可以給她六斗四升。」冉有請求再增加，夫子說：「再加給二斗四升。」冉有卻私下給八十石粟米。孔夫子知道後說：「公西華出使到齊國，乘坐肥馬的座車，身上穿著輕暖的皮衣。我聽人家說，君子濟助他人，是在他窮困急需的時候，而不增加富人的財富。」由此可見，孔夫子行事的公正，時時以正確的觀念教導學生。

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有一次，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陪著孔夫子聊天，夫子請在座每一位學生發表自己的專長與未來的願望，等問到公西赤的時候，他說：「我不敢說我一定能夠做到，只是願意學習，有關宗廟祭祀的事情，或者在諸國的諸侯會盟時，

如果有用我的地方，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冠，學習充當贊禮的小相。」事後曾皙問：「難道公西赤所說的，不就是治理邦國嗎？」孔夫子說：「關於宗廟祭祀，以及諸侯會盟，不就是關於諸侯的政事嗎？公西赤謙虛說自己願意去當小相，那又有誰能當大相呢？」由此可見，公西赤在接待賓客主持外交場合的才華，是受到孔夫子所肯定的。

在本題，孟武伯向孔夫子問及，是否具有仁德以參政，或者有其他的才能可以參與政事時，夫子說：「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可見孔夫子對於仁德的重視，以及其標準是相當高的，並非一般人或者其學生可以達到的。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說：「顏回啊！他的心境能夠持續三個月的時間不違背仁德，其餘的學生，只能堅持一天，最多也只有一個月而已。」

其實仁德是我們本性中原來具有的，只是受到自己的習性長時掩蓋，致使不能在平時中展現功能而已，只要我們能在生活中，努力

去觀察覺照，久而久之，必然能夠找回，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仁德離開我們很遠嗎？只要我們想行仁德，那仁德就會來到。」

人人所具本性相同，但習性讓我們產生差異，古賢有《果報不同》一篇，可為我們平時鑽研深究體悟：

善人人人喜，惡人人人惡；明知為善好，暗造惡何故？
為善由於己，善人不難做；為惡加於人，惡人未易做。
受諸苦惱者，業由前生造；今生又不修，來世還遭報。
說與田舍翁，不行也道好；說與讀書人，不行反要笑。
富人懶布施，吝財生煩惱；貧人喜布施，無財生煩惱。
煩惱雖然同，果報卻不同；貧者得昇天，富者墮惡道。

14 賜與回孰愈

【原文】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子問子貢有關顏回　彼此互比誰有智慧
試探子貢自知之明　且看子貢如何應對

孔夫子對子貢說：「你與顏回，誰的造詣比較高呢？」

同學之間互相切磋，學習觀摩，並借著比賽，互相成就，勝者學習謙卑與憐憫，並能無私貢獻其才能，與同學分享其經驗；敗者學習尊重與讚歎，不起瞋恨嫉妒之心，能夠誠心向勝者學習，如此祥和的學習環境，才能夠給大家帶來正面的效益。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真正的君子是沒有甚麼可爭的事情，縱使要爭，也只在射箭的技術上比較勝負。首先要互相作揖禮讓，然後再升堂比賽。比賽

完畢下堂後，一起飲酒，互相討教射箭的技術，以補自己的不足，這種爭是合乎君子風度的。」

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精神，猶如五環旗的象徵，五大洲要能團結合作，全世界的運動員，要以公正、坦率的精神，參與比賽，使友好的美德能在奧運會上相見。任何比賽，或者是互相比較，最重要是培養見賢思齊的精神，見到不如人之處，必須要謙卑而誠懇向人請教，如此不但氣氛祥和，而且能做到最好的學習，得到最美好的效果。

因而君子學習的立場與態度，當如《中庸》所載：「君子要安於位依本分做事，不希望做超出本分的事情。處在富貴，就做富貴應做的事情；處在貧賤，就做貧賤該做的事情；處在夷狄，就做適合夷狄的事情；處在患難，就做適合患難的事情。真是君子是可以做到，到處都能適應而順心如意。居上位不欺凌下位，居下位不攀緣上位。能端正自己而不奢求於人，如此就不會招來怨恨。對上不怨天，對下不

尤人。是以有德君子能以平常心等待天命，小人卻鋌而走險僥倖想獲得非分之財。孔夫子說：『君子的待人處事，就如同射箭一樣，射不中靶子，不要怪靶子歪了，要檢討自己射箭技術不精。』」這才是互相比較切磋琢磨的要義。道在平時生活中，因而修士想要修道，不必走遠，在所遇的人事物上，稍起妄念，力加降伏就是了。

孔夫子在此題對子貢提出詢問，自己與顏回，誰的造詣比較高呢？這是夫子一方面在考驗子貢的觀察能力，還涉及是否能客觀而公正的看清自己，也要能看清顏回，如此才能說出比較正確的答案，這也是孔夫子教育學生的方法，希望他們都能實事求是、公正行事，如此在判斷事情，以及對事情下決策，才能切合實際而有效率。爭強好勝的人，永遠看不到自己的缺點，也看不到對方的優點，想要做到孔夫子在《里仁篇》所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就機會渺茫了。

勇於檢點自己的缺失，速加改善，是慎獨非常重要的功夫，所以

君子要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因而《中庸》載：「《詩經・小雅・正月篇》說：『雖然潛藏在深處，但有時也會顯露。』所以君子要能時時自我反省，內心沒有愧疚，不能在心中藏有惡念。君子的德行之所以高於平常人，大概是在常人不知道的地方下功夫。」

佛家說：「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常人說：「不怕犯過，最怕不改過。」又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失敗乃成功之母，在生活中時時反省自己，改善自己，可以走向聖賢之路。今有《勇者無懼》好文一篇，可供修道參考：

有不怕跌倒的毅力，才能學會走路。
有改過向善的決心，才能贏得信任。
有不畏碰壁的精神，才能找到出口。
有精進降魔的勇氣，才能邁向成功。

15 回聞一知十

【原文】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子貢回答相較事實　顏回智慧聞一知十
我的心智何敢望回　尚未圓滿仍有缺失

子貢回答說：我端木賜啊！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顏回的智慧，聽到一就能領悟到十的道理。

真實的情況，其實擺在眼前，清清楚楚，為何會出現不同的見解與說法呢？就其原因，有些人對任何事情，都是迷迷糊糊，這種人難見真相；有些人見地不夠深澈，有明白部分，有不明白的部分，一知半解，這種人對真相經常持疑惑的態度；有些人雖然知道，為了某些因素裝作不知道，深怕負責任又怕失去機會，這種人經常欲言又止，

扭捏作態；有些人知道了，該說就說，該為則為，不該說就不說，不該為則不為，不失人亦不失言，這種人經常表現大智若愚。

然而實事求是乃是君子該具備的條件，因此無論如何，都要拋開一切不正常的情緒，以免於正常判斷的失誤，造成自己或他人的損失，這都是不好的。所以《大學》告訴我們：「所謂的修身要從正心開始：因為心情有所憤怒，就不能夠端正；心情有所恐懼，就不能夠端正；心情有所偏好，就不能夠端正；心情有所憂患，就不能夠端正。心情不能夠端正的原因，是由於此心不在身上，結果產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現象，這是此心不能展現正常的作用。」這就是所謂的失神，如不注意，常會出現行屍走肉的情況。

子貢是一位善於觀察事理，而且喜歡讚揚他人之美的人，當孔夫子問及與顏回的比較時，讚美人的特色表現無餘，說自己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這不但展現君子的風度，而且勇於承認自己比顏回差。這種態度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且不只是禮貌上的讚美，而且有實際的根

據，顏回具有「聞一以知十」的才能，卻能做到大智若愚。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我整天向顏回傳授學問，他從不提出反對，好像是一個愚蠢的人。但當他退出時，暗中觀察他的言行，也能夠充分發揮我所說的內涵，顏回一點也不愚笨。」

顏回一生只憂道而不憂貧，所以在「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的生活下，一般人會受不了，但顏回仍然不改變其「安貧樂道」的精神，所以孔夫子非常讚歎他的賢能，並在《先進篇》說：「顏回的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了，但生活卻非常艱困貧窮。」顏回與父親顏路都是孔夫子的學生，由於顏回的好學，使得夫子對他疼愛有加，因此在顏回過世時，哭得非常傷心，還時常提起他。《論語‧雍也篇》記載：當魯哀公問孔夫子：「你的學生當中，誰最為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個叫顏回的學生最為好學，從不把心中的憤怒發洩在別人身上，從不犯同樣的過錯。但很不幸的，已經死了，如今再也沒有如此好學的學生了，也不曾聽過如此好學的人。」真正的好學，不僅在

於知識的增長，對於品德的修養，不斷地進步，才是真正的好學；也正是「聞一知十」的智慧所在。

古聖有《律己嚴明》好文一篇，可提供修士參研：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足採信？
未定之事不可臆測，無據之事不可指人。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夫妻義斷不提舊恨。
用學吃虧一語律己，以怪不得三字待人；
我欲求人甚難開口，別人求我自當應命。
失意事來治之以忍，心中事來處之以淡；
起念疏失錯才開始，一意孤行誤到最終。
貧賤諂求於人是辱，富貴利濟乎世為榮；
見善思遷從善恐後，聞過則喜改過勿疑。

16 賜聞一知二

【原文】賜也，聞一以知二。

端木賜有自知之明　聞一知二是我心境
難比顏回聞一知十　彼此造詣真實情形

子貢接著又說：我端木賜啊！只有聽到一而知道二的資質。

「聞」者，不止於耳聞，尚要心聞，還要能夠反聞。反聞聞自性，是觀世音菩薩在楞嚴會上，向佛陀及與會大眾說明自己的修行方法：「世尊！憶念我昔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

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這是內修至高的境界，超越有形無形、空有、有為無為，一切無障，了然圓通。所以此地的「聞」，自並非指耳識的分別，不攀緣於聲塵，一心指向內關照，以為淨化心性。

「一」者，指大道的統一性，也稱為真理大道，由於個人的智慧不等，因而對於大道的體悟，也有所差別，《金剛經・無得無說分第七》則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一」是真理大道顯現於萬事萬物萬象的原始，可稱為萬法之母，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說：「自古以來能獲得大道統一真理者，將會有如此的現象：天能得此一之真理，可以清明；地能得此一之真理，可以寧靜；神得此一之真理，可以靈妙；空谷得此一之真理，可以盈滿；萬物得此一之真理，可以生長；侯王得此一之真理，可以使天下穩定。」可見「一」之真理，對於萬法的重要性。

《道德經》第四十章載：「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第四十二章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大道從「無」極開始，在機緣成熟時，由內感動而成太極，太極為「一」，接著生「二」的兩儀，再生「三」的交配結合而生成萬物。二者，陰陽也，大道以相生相剋作用而生萬物的開始，就一而言，已漸離真理大道的中心，以究竟圓滿的「十」而言，還差很遠。「十」有圓滿之意，十字架中含有大道隱藏的真理，是先天河圖之數，代表涅槃至善地。以子貢的「聞一以知二」而言，其所覺悟之道，尚未臻於圓滿的境界，如同神秀大師所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境界，尚在有為法之中；以顏回的「聞一以知十」而言，已至圓滿究竟地，正如惠能大師所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已達於無為的境界了。

人間事分為有形與無形，修行法分為有為與無為，然都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古聖有《流水年華》之文，可供修士細品參悟：

君看葉裡花，能得幾時好？
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
可憐嬌豔情，年多轉成老。
將此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生前太愚癡，不為今日悟。
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過；
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
兩岸各無舟，渺渺應難渡。
可嘆浮生人，悠悠何日了？
朝朝無閒時，年年不覺老。
總是求衣食，令心生煩惱；
擾擾百千年，來去三惡道。

17 吾與汝弗如

【原文】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孔子贊同子貢分析　你與顏回難以相比
夫子讚歎顏回智慧　同時贊同子貢明理

孔夫子聽到子貢的話後說：「我贊同你的看法，你的智慧真的是不如顏回。」

佛有小乘、中乘、上乘等三乘之分，道有下士、中士、上士等三士之別，先聖先哲以不同程度的方法加以引導教育，使其能容易接受；佛陀隨緣教化，孔夫子因材施教，都是非常好的實例。神仙聖佛的教化，不外乎就是去除五蘊煩惱，使眾人轉識成智，使眾生性回歸本性，是以惠能大師在《六祖壇經》說：「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

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此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世人受到凡塵慾望的阻礙，產生三毒而無法見性修佛，因所開智慧不等，使得所見佛性的層次有異，善用不同的方法，能有效開發各種程度的人，才是明智之舉。

惠能大師又說：「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修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智慧在本性中，能致力開發，因所開發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成就，如本章中，子貢「聞一以知二」，顏回「聞一以知十」，顯然所開發智慧的深度不同，因而子貢稱賢，顏回稱聖。

惠能大師又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

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卻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世人本性智慧具足，因受塵污蔽障不同，所能展現的量度也不同，如子貢是展露二分，顏回則是十分，因而所顯智慧，立見高下。

惠能大師又說：「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而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貴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啟智的程度，還能努力去開發，可從小智開啟，直至大智。猶如子貢自知智啟二分，知道顏回智

啟十分，如能繼續努力，自可使自性圓滿。

我們由於累世的因緣，今生才能成為一家人，或成為親友、同學、同事，甚至於成為道場的同修，有此美好的因緣，當要懂得珍惜，互相勉勵，進德修業，手牽手心連心，開啟本有的智慧，共同修成正道。古德有《神仙伴侶》一文，可供我們在平時生活中參究：

感情不能當兒戲，因為有緣才相聚；
三生有幸結夫妻，吃苦享樂在一起；
相扶到老不容易，更該好好的珍惜；
凡事都要講道理，避免叫罵發脾氣；
互相溝通不猜疑，愛他就像愛自己；
多情多義多甜蜜，神仙羨慕好伴侶。

18 朽木不可雕

【原文】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孔子指責宰予晝寢　糞土之牆難以刷新
宰予作為言行不一　何必責備宰予背信

宰我白天睡懶覺，孔夫子批評他說：「腐朽的木頭，就不能再雕刻了；骯髒的泥牆，就不能再粉刷了。我對於宰我，還能責備他什麼呢？」

「懈怠」，是精神懶散所引起，經常找一些藉口，粉飾自己懶惰的行為，如此足以腐蝕一個人的信心，削弱往前邁進的精進心。這種情形通常出現在平時生活中，因為趕不上別人，又怕失去面子，所以

選擇逃避現實，自甘墮落，當受到他人勸諫時，往往鼓起三寸不爛之舌，說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堵塞他人善意的勸導，或者惡意的譴責或譏諷。自己卻無法自我反省檢討，讓自己一步一步走向錯誤的不歸路，以至於萬劫不復。執政者懈怠，政治不清明；公務員懈怠，行政沒效率；工人懈怠，百廢不舉；農人懈怠，五穀不生；商人懈怠，營生不易；修士懈怠，佛道難成。總之，懈怠讓我們看不到未來，陷自己於煩惱痛苦輪迴之中。

宰予，字子我，又稱宰我，魯國人，是孔夫子的學生，能言善辯，在孔門十哲中，與子貢同列於言語科。他善於思索，具有大而化之的個性，在同學中，屬於較調皮活潑的類型。在孔子的學生當中，唯一對孔夫子的仁禮學說，敢提出異議者。夫子不太欣賞宰我的善辯，曾經說其辯言不可取。宰我曾經詢問夫子，是否崇尚辯論之學，夫子告訴他，應該以禮為尚，要博學，多方注意觀察，使用繁複的語辭豐富的論說，容易失去真實性，並不是很適當的。

依據《孔叢子》記載：孔夫子曾經派遣宰我出使楚國，楚昭王贈送夫子豪華車輛。宰我對楚昭王說：「我的老師不用這種車輛，自從跟隨老師至今，只見他言語不離道，行事不居功，能行道就快樂，不能行道就身心不安。如今天下的道德已經睡覺了，如果治理國家的君王，能夠推行聖王的政治，我的老師就是走路上朝都可以，不必接受如此的重禮。」宰我回到魯國，將出使的情況，詳細地告訴孔夫子，夫子對於宰我的處理方式，感到非常高興，並在同學面前稱揚他。可見孔夫子對於學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能掌握得很好，並且能夠適時適度地加以稱讚或者指責或者教化。

依據本題的記載，有一天，宰我睡過頭了，致使上課遲到，孔夫子責備他說：「宰予你就如同一塊腐朽的木材，不能雕刻有所造就了；又如同一面污穢的牆壁，不能再粉刷了。對於宰予，我還能責備他什麼呢？」從這句話的語氣來說，這是非常嚴厲的指責，以孔夫子的素養，以及教導學生的態度，能讓他講出這樣的話，必然宰我是一

個經常犯同樣過失，而且還有屢勸不聽的情形，帶著愛學生如己子的心切，給予嚴厲的指責，希望他能夠改善，才能夠有所成就。後來能列為孔門十哲之一，顯現了孔夫子教化的耐心與正確的引導，能化腐朽為神奇。

對於教育，能夠因材施教，才能教出好學生；對於平常事，能夠靈活應事，才能夠達到好效果。事事就是具有教化的功能，只要能善加觀察，耐心學習，自可獲益無窮。先哲有《要能忍耐》一文，可為生活中注入活力：

忍一句，禍根從此無生處。饒一句，切莫與人爭強弱。
耐一時，火坑變成白蓮池。退一步，便入人間修行路。
念一轉，看平化淡無煩惱。要效法，大舜躬耕勞也忍。
要學習，孔子絕糧饑也忍。要認同，劉寬污衣怒也忍。
要體認，閔子單衣寒也忍。要敬重，韓信胯下辱也忍。

19 聽言觀其行

【原文】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開始聽其言信其行　夫子觀察宰予情形
言行不一難以相信　從今開始必須分明

孔夫子接著又說：「剛開始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所說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如今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所說的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這是由於宰我的為人，使我改變對人的看法。」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觀察一個人，首先看其行為的表現，再深入觀察其動機及經過，最後再從事情的結果，考察他的居心，是否能安適，人心的真面目怎能夠藏得住呢？人心的真面目怎能

夠藏得住呢？」一心能生萬法，為一切的源頭，言行舉止無不是此心的作用。可見孔夫子的教育，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夠明事理而且依理行事，雖然不曾鼓勵能言善辯，但也不可以強詞奪理，甚至出現粗野不雅的辭句。對於子路在《論語・子路篇》對夫子所說的「名正言順」的說法，當面說老師迂腐，孔夫子訓斥他，說話不文雅過於野蠻。

由於宰我能言善辯，好似一切能做得頭頭是道條條有理，卻沒想到，平時可能過於懶散，以致於所說和所做出現了差距，而且還為自己錯誤的行為辯解，讓夫子感到有些失望而且生氣，但仍然不放棄對學生教化的期待，希望經過這次的事件後，能夠有所改變。同時，孔夫子也承認自己一不小心也看走眼了，所以才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這是孔夫子為人之師的態度，有錯即改，該說則說，不會為了面子而裝不知道，或者顧左右而言他，總是直率地就事論事。

依據《論語・陽貨篇》記載：有一天，宰我問孔夫子說：「依據

禮制規定，替父母守孝服喪三年，我認為只要一年已經過久了。君子三年不學習禮儀，禮儀必然會敗壞；三年不學習樂理，樂理必定會荒廢。去年的舊穀已經吃完，今年的新穀已經登場，鑽木取火的木柴都已經完全更換了。可見居喪一年就可以了。」這種說法，就宰我的想法，好像很合理，但卻不知道周公的制禮作樂，都是依據大自然的規則而制定，如此的行為，才能合乎天時地利人和。因此孔夫子提醒他說：「居喪期間，吃香米飯，穿著錦衣，你能心安嗎？」守喪期間，是對父母在世時，養育我們的恩澤做一緬懷，心中思念之情而感傷，因而無心於吃穿，這是專心於祭祀行孝的表達。宰我居然答說：「我心能安定。」很顯然心中已沒父母親的存在，這對孔夫子來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他仍是很有風度的說：「你能安心，就照著你的意思去做。談到君子的守喪，在居喪期間，吃美食也不覺得甘美，聽美樂也不覺得快樂，住華美的房子也不覺得安適。如今你卻覺得安心，就照著去做吧！」等宰我離開之後，孔夫子說：「宰予真是不仁

慈啊！嬰兒出生後三年，然後才能離開父母親的懷抱。談到這三年的守喪，是全天下通行的喪禮，難道宰予對於父母親的關愛，有過三年的回報嗎？」

今有《虔誠懺悔》一文，可供我們修回本位之參考，以盡孝道：

能虔誠懺悔，內心的昏闇將因而獲得光明。
能虔誠懺悔，無邊的煩惱將因而獲得止息。
能虔誠懺悔，堅固的傲慢將因而獲得柔軟。
能虔誠懺悔，仇結的怨懟將因而獲得化解。
能虔誠懺悔，無明的嫉妒將因而獲得包容。
能虔誠懺悔，多年的苦悶將因而獲得釋懷。
能虔誠懺悔，乖舛的運途將因而獲得改善。
能虔誠懺悔，累劫的業障將因而獲得消弭。
懺悔不只是身體的禮拜，而是內心的自省。
懺悔不只是一時的告白，而是一生的除垢。

20 棖慾焉得剛

【原文】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孔子宣稱剛者難見　或說申棖剛正呈現
夫子評論申棖多慾　稱其剛正其實難顯

孔夫子說：「我還未見過意志剛正的人。」有人告訴孔夫子說：「申棖就是意志剛正的人。」孔夫子說：「申棖的慾望很大，怎能算是意志剛正呢？」

「剛」字由岡與刀所組成，刀表能施大力以斷物者莫如刀，岡為山脊，山脊多峻直，是以剛有大力使之斷絕的意思。此地的剛，必非指攢拳怒目、凶狠粗暴、僵直硬幹的剛烈，而是指光明正大、志向

堅定、決不屈撓的意志，甚至是表示至剛至正的金剛本性，孔夫子說「未見剛者」，應是指這個境界，這是世人來到人間最重要的事情，找回金剛本性，這是修行上的至高的境界，因而能達到者不多，所以夫子才說「未曾見過」。

金剛本性內藏菩提般若之智，世上的人本來自己就具有，只因累世塵污覆蓋，使得心中迷惑，因而不能自己了悟，必須靠著明師指點，才得以破除玄關的障礙，明心見性。有人告訴夫子，他的學生申棖就是意志剛正的人。或者我們可以從「申棖」得到明心見性，找回金剛本性的啟發。「申」是田字上下延伸，表示心田中的本性，能夠澈下達上；「棖」是木與長的結合，木者十字架中的真人，長者猶如真人的聖胎成長。是以申棖有暗藏找回自己金剛本性的涵義，但如果對於人間的慾望太多太大，將本性覆蓋愈嚴密厚實，恐怕要開啟的機會就愈渺茫。

「慾」字，是心、欠、谷的組合，表達了慾望是世人心中的欠缺

不足，有如山谷一樣深廣，難以填滿，造成了修道回歸本位的最大障礙，如果未能將人間事物看淡，恐怕會造成許多的因果糾纏不清，怎能找回至剛至正的金剛本性呢？自古以來修道參禪，最重要是能夠寡慾。因而《黎山老母明燈真經》說：「養性者，培養先天靈性，認明本來面目外，對境以忘情，內虛空而絕慾。不著於空，不著於色；不著於實，不著於虛。萬物皆空而靈自明，一塵不染而性自見。」

又說：「先天之心，清靜無垢；後天之心，情慾有污。靜之一字，妙理無窮。養性克復先天之命，必須消除邪念；鍊命保全後天之性，務宜靜悟玄功。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不能修與養也；是故定靜之功，乃是三教之命脈也。靜極則虛，虛極氣清，氣清大道則明；妙極則玄，玄極心悟，心悟真常則得。心靜則神清，心動則神昏；塵無風而不起，心無慾而常靜。非禮勿視，眼之靜；非禮勿聽，耳之靜；非禮勿言，口之靜；非禮勿動，身之靜。有慾念必除，有妄念必

消；有私念必戒，有貪念必滅。念消則私盡，私盡則慾除；慾除則陽純，陽純則陰滅。」人因私心起，公心就不見，慾望隨之增長，必然將回天之路封堵，唯獨消除慾望，才能息滅私心，使得公心一片，讓我們得以回歸本位。

平時的慾望太大，不知加以節制，讓我們惹事生非而不自知，讓我們不得安寧而常煩惱，導致心性中的智慧無法開啟，回天之路無法看清，當然回天的機會就渺茫。古哲有《息事寧人》好文一篇，可以提供修士平時多加參究，對消除慾望找回本性，有相當的幫助：

憂則天地皆窄，會做快活之人，無事莫生事。
怨則到處為仇，會做快活之人，省事莫惹事。
哀則自己束縛，會做快活之人，大事化小事。
怒則大敵當頭，會做快活之人，小事化無事。

21 不欲無加人

【原文】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

子貢自謂我不喜歡　我不希望人往我灌
我也不會加人身上　此乃自己行事習慣

子貢說：「我不願意別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也不會加在別人的身上。」

俗語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萬物皆是大道所生，其運作的基本規則，都是一樣的，鮮少例外，因而孔夫子推動儒家的精神，以「忠恕」為本，發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行事準則，《論語‧顏淵篇》載：仲弓（冉雍）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出了家

門與人會面，就要如同去謁見貴賓一樣慎重；使喚百姓的時候，就要如同承擔重大祭典一樣莊重。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事情，就不要加在別人的身上。能夠堅守如此的原則，在外待人處事，沒有人會怨恨；在家中與家人相處，也沒有人會埋怨。」

在《大學》中所敘述的「絜矩之道」，正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最佳註解，其載：「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平時要能做到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如果厭惡上位的行為，就不要以這種行為對待下位的人；如果不喜歡下位的行為，就不要以這種行為對待上位的人。如果厭惡前面的行為，就不要以這種行為對待後面的人；如果厭惡後面的行為，就不要以這種行為對待前面的人。如果厭惡右邊的行為，就不要以這種行為對待左邊的人；如果厭惡左邊的行為，就不要以這種行為對待右邊的人，這就是所謂的『絜矩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道理，大部分的人都懂，但不容易

做到，這是私心的作崇，如果私心不除，這話會變成口頭禪而難以做到，誠如俗語所說：「三歲孩童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因而平時未能時時刻刻檢點自己，善加改進，恐怕一輩子還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於退轉而不自知。說一套，做一套，是世人常犯的毛病。看到別人的錯誤，卻看不到自己犯同樣的錯誤，光會指責他人的錯誤，卻不知道檢討自己的缺失；自己的錯誤，希望別人原諒，他人的錯誤，必討伐到底。因而造成互相指責，家道不興，社會不安，國家混亂，皆是由此而起。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教導我們化解的方法：「不固執己見，能夠更為明智；不自以為是，功能可更彰顯；不自誇己功，更可真獲得其功；不自我驕矜，可使品德更為成長。正是由於不與人爭鬥，天下自然和諧而不會互爭。」

這些道理，不能只坐而言，那是無法展現效果的；必須要起而行，才能真正獲得實益。子貢在此題表達自己的心聲：「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這是他在學習人生待人處事的理想，

至於是否能做得到，那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必須要經過事實的驗證，以及他人的感受，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相信每個人都想做到完美的人格，但未能做到格物致知，清除心性中不良的習性，錯誤的觀念，是無法真正達到完美的人格。如同水源已經污染，下游想要得到清淨的水，簡直是緣木求魚，難以得到。

日久見人心，路遙知馬力，人格修養是終身的志業，不能稍有懈怠，否則將功虧一簣。今有《砥礪自我》善文，修士可當座右銘：

敢於發問，問出智慧。

長於聽聞，聞出玄機。

善於溝通，談出共識。

勇於思考，想出創意。

受於鍛鍊，磨出實力。

精於算計，理出頭緒。

安於靜修，修出道德。

22 端木賜難及

【原文】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至聖孔子對子貢說　如此行為於你難做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你今所說並非善妥

孔子聽了之後，對子貢說：「端木賜啊！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要想成為一位君子，必須要有充足的準備，實事求是，不要只動口舌而虛晃一招，卻不動身體努力去做，終究落個食言而肥的偽君子，造成人格破產。因而平時要能謹言慎行，以免自拆招牌，侮辱加身又能怪誰？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貢問君子之道時說：「先實踐所要說的話，然後再去說。」這才能真正保證，不會出差

錯，而且也是負責任最好的說明。切莫信口開河，多諾必然寡信，因此在說話之前，必須先做好準備，才不會失信於人，才能為未來建立與人良善溝通的途徑。避免失信於人而造成傷害，將來與我們見面時，不是退避三舍，就是保持距離以策安全，造成與人來往門路的障礙，能不注意言行舉止的小細節嗎？

孔夫子在《大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大凡事情，是先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道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窒礙難行。」孔夫子對於前題子貢所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在根據平時對子貢的觀察，似乎認為這話有言過其實的情形，站在教育的立場，夫子給予子貢當頭棒喝，說子貢所說的這話，並非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因而提醒糾正他，希望他能改善，以免繼續錯下去。

子貢能言善道，難免有言過其實的缺失，因而夫子曾提醒同學

「巧言令色，鮮矣仁」，又說「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子貢「聞一以知二」的智慧，顯然比顏回的「聞一以知十」的智慧，差距甚大。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顏回的德行接近完美，但生活卻非常貧窮。端木賜（子貢）不守修道的本分，卻對經商很有興趣，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顯然他的專長在做生意，但對於修道親證真理，尚有一段距離。因而他在《公冶長篇》表白：「老師對於文章學問的傳述，是可以體會得到的；但對於談論本性與天道，就很難去理解了。」從這些跡象，可以說明子貢對於真理大道的內涵，確實未能進入核心，難免在於言行舉止的拿捏，會出現一些缺失。孔夫子對每位學生都能觀察入微，以便因材施教，及時改善，因而能在當代教出許多英才，為國為民服務，且為後人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讓後人受益無窮。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不但讓自己的智慧提升，也讓自己的錯誤減少。但必須做到見賢思齊、不恥下問，聞善則拜，聞過笑納，還要

感恩及時改進，如此對於自己的應世能力，品格提升，都會帶來莫大的好處。在此有《笑看人生》一篇，可給我們修養自己注入美好的能量：

微笑使煩惱的人得到解脫，
微笑使疲勞的人得到輕鬆，
微笑使頹唐的人得到鼓舞，
微笑使悲傷的人得到安慰，
微笑使痛苦的人得到緩和，
微笑使鬱悶的人得到寬心，
微笑使消極的人得到自信，
微笑使仇恨的人得到放下，
微笑使氣憤的人得到釋懷，
微笑使灰心的人得到希望，
微笑使年長的人得到延壽。

23 文章可得聞

【原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端木賜說夫子文章　處處可見足以欣賞
日常生活言行教導　文章之美令人舒暢

子貢說：孔夫子所傳授的文章，通常是可以聽到的。

宋朝理學家周敦頤在《通書．文辭》說：「文所以載道也。」是時下經常被引用「文以載道」的出處，也是唐朝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所提「文以貫道」的發展。文猶如車子，道猶如車上所載的貨物，通過車子的運載，才可以達到目的地。道的原本是無形無色無聲無臭，難以為人所了解，因而必須用是人所能理解的文章來加以表彰詮釋說明，以達到了解大道的目標，引導我們契入大道。

猶如一個人的身體結構，由外表的毛，毛下有皮，皮下有肉，肉下有骨，骨內有髓，因而對於事物的認知，剛開始稱為皮毛，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探討，才得以知道其精髓。對於文章所載道理的研究，由外文字的粗理，再往內去探究，去了解其細理，在往內而去了解其微理、妙理，以至於究竟的玄理，這過程都必須一一去探究，才得以解開大道之玄妙，讓我們明白其中的精髓。經典是聖佛仙真對於真理大道所詮釋，留給後世修士參究的智慧結晶，然對後來的人而言，也只能是知識而已，如何將這些經典的知識，在我們身上轉化為智慧，這就要看我們在經典的文章所下的功夫。

轉識成智是修士最重要的功課，如何從經文中去悟道，才能使文中所載的道產生功能，藉文以悟道，啟發本性回歸大道，才是我們研究古德所留經典最重要者。如果只把它變成文學研究，作為鑽營名利的工具，實在太可惜了。因而對於經典的研究，如何應用聖佛仙真的聖典，轉變我們的意識而成為與聖人等同的智慧，乃是當務之急。因

而平時研究聖典，除了會念誦會解釋之外，尚要用心去融會貫通，然後在生活中去實踐應證，直到能夠做到理事圓融，似乎就能轉識成智了。

子貢是孔夫子的得意門生，雖然在當時對於孔夫子的聖業幫助頗多，但由於智慧未能全然開發，因而在本篇前面自述「顏回聞一以知十」，自已只能做到「聞一以知二」，顯然對於平時老師的教導，其理解的程度，已看出不同的智慧層次。孔夫子的教學，盡其力不厭不倦的付出，希望弟子們都能有所成就，但由於每個學生累世的因緣不同，智慧開啟的程度不同，因而對於老師的教導，領悟也各有不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子貢對於孔夫子教學的內容，也只能在文章的理解，而未能如顏回的深入究竟，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只知大道之文，未能深入文中所載大道之真理，所以又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修道在於修心，心念轉變，命運跟著轉變，心情也跟著轉變，因

而要善用此身，修道明理以證道。古人有《修身造命》好文一篇，可供修士參證：

生死循環自古知，難能壽滿百年期；
千間廣廈空身去，萬頃良田素手回；
父母恩深終須別，夫妻義重也分離；
人生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
南柯一夢若黃粱，堪嘆人壽不久長；
生死雖由八字定，命數還隨善惡轉；
居家有福和為貴，處事無爭忍乃全；
吃虧乃是尋常事，樂善長存自在心；
勤修善德莫蹉跎，改變命運自掌舵；
只要積功防過錯，氣數那能束縛我。

24 難聞性天道

【原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子所言性與天道　凡夫無智懂者極少
所以才說不可得聞　欲明其理修道及早

子貢接著又說：孔夫子在講述本性與天道的真理，光靠聽聞是不能領悟其中的真諦，必須用心親證，才得以悟入真理大道。

孔夫子在當時開創有教無類的私塾教育，毫不保留的將其所知，告訴所有來受教的學生，只因學生的資質不同，所能吸收領會的程度也不等，因而有四聖、十哲、七十二賢、三千弟子的稱謂。當時或有人質疑，孔夫子的因材施教當中，是否對某些學生有所隱瞞，夫子在《論語・述而篇》給出了答案，他說：「同學們，你們以為我對你們

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從不隱瞞，我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對你們不公開的，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至聖先師孔夫子的教化，無不在啟發人心，找回最寶貴的本性，在大道普傳的世代，只能明傳文章暗傳道，唯有智慧者能應之，如同佛陀的拈花，迦葉尊者的微笑應之；又如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的「唯」以應之。聖人徹觀天道，所以能明天理而參贊天地之化育，這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理解，但有志於修道者，卻可以從中去深究，自可找到答案。《易經・乾卦・文言》載：「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是德能智慧具足的大人，其智慧能量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所以能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由有為進入無為，由有形悟入無形，由後天步入先天，由文章契入本性與天道，終究與大自然相結合，契入大道的本體，因而能夠與先天大道不相違反，與後天萬物不相悖離。

性與天道，是大道至高至深的本真實義，雖然至聖孔夫子以文章表達出來，也唯有智慧足夠的人，才有視透理解的智慧，並非所有的弟子都能夠見其文而知其義，這要看弟子的智慧如何了。智慧高者，能從其講話的內容，以及所撰述的文章，體悟到本性與真理天道；智慧不足者，也只能欣賞文章之美而已。如同《金剛經・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所載：如來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眾生具有佛性，也應該都具有五眼，眼是見地，也是指事解理應的能力，也是開發智慧的深廣度。或者可以用數字來說明五眼的智慧度，肉眼最多百分之二十的智慧，天眼最多百分之四十的智慧，慧眼最多百分之六十的智慧，法眼最多百分之八十的智慧，佛眼可以開啟百分之百的智慧。智慧愈高，才愈有能力看懂性與天道，智慧低，不能看懂，並非沒有智慧，必須要有明師指點，加上自己的精進，方能開啟更多更足的智慧，引導自己走向涅槃的至善地。所以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

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修士當知道自己智慧不足時，要及早加緊努力以增補智慧能量。

《修心養性》一文，古賢所傳，可幫我們增添智慧能量：

一、學佛必須忠實。
二、學佛必須孝順友愛。
三、學佛必須不貪污卑鄙。
四、學佛必須不自私自利。
五、學佛必須增大智慧。
六、學佛必須恭敬莊嚴。
七、學佛必須肯損己為人。
八、學佛必須輕財遠色。
九、學佛必須終身歡喜。
十、學佛必須救濟同胞。

25 子路唯恐聞

【原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有聞積極實行　聞而未行心生恐驚
尚未實行恐再有聞　做事負責行為光明

子路聽到有道理的話，在還未實踐以前，最怕的是再聽到好道理。

子路粗魯莽撞的個性，雖然經常受到孔夫子的指責，但他的優點也很多，因此夫子也非常喜歡他。子路事親極為孝順、剛猛勇敢、個性爽朗，為人大方，樂意接受別人的指正，立即改過。孟子在《公孫丑上篇》說：「子路，別人告訴他的過失，他就很高興。」勇於承認自己的過錯，而且能高興去接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一件事，值得我

們終生學習。子路做事非常有原則，處理事情非常有果斷力，而且信守承諾，依據《論語．顏淵篇》記載：孔夫子說：「能夠以一句話就可以決斷訴訟案件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子路）了吧！」子路對於所承諾的事情，一定馬上付諸實行，從不拖延。由此可見，子路是一位果斷而且守信用的人。

子路任官忠於職守，而且一生不忘孔夫子的教誨，因其勇猛的個性，加上信守承諾的個性，使得夫子對他所說的「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語成讖。當時子路被衛國宰相孔悝（讀虧）聘為邑宰，魯哀公十五年（西元前480年），衛國發生內亂，當蕢聵（讀愧愧）作亂時，子路在城外，聽到這個消息，騎馬奔回想救出衛出公。在城外遇到同學子羔，子羔告訴他：「衛出公已經逃走了，而且城門馬上要關閉了，你還是趕快回去吧，不要去遭受災難。」子路卻說：「食其食者不避其難。」食君之食，就要忠君之事，明知前去死路一條，還是堅持前往，由此可見，其性情耿直，盡忠職守，實有君子的風範。當他

進入城門時，蕢聵命令兩個部屬攻打子路，當時斬斷了子路的帽帶，子路堅持孔夫子教導的儒家禮儀，就說：「君子可以死，帽子不能掉下來。」說完從容不迫地繫好帽帶。這時子路已經身受重傷，臨死還要端正衣冠，最後被斬成肉醬而慘死。

子路做事，一向遵守禮儀規矩，只要自己覺得有理，那怕是孔夫子，也是不會拐彎，說一些客氣話。如《雍也篇》記載：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春天，孔夫子再次到衛國。有一天，衛靈公的夫人南子，派使者來邀請孔夫子，夫子應邀前往。由於南子的淫行，受到當時人的詬病，子路不解其中的緣由，為此事感到非常不高興，逼得孔夫子發誓說：「我如果有不合禮儀的行為，老天爺必定會厭棄我。」由此可見，子路率直的一面。

子路對於處理事情，一板一眼，對自己的言行舉止，也是要求非常嚴格，從不馬虎。對於所聽聞的道理，認為是合理該做的，一定貫徹到底。在還沒能做到之前，很怕又聽到其他的道理，恐怕一時之間

未能去完成，而且感到憂心。這一點好的習慣，值得我們學習，不需要一直聽很多道理，卻要腳踏實地去實踐道理，才是最重要的。懂得多，能做到的很少，對自己幫助是不大的。

人生時光若過隙白駒，幾十年的光陰一晃即過，我們可曾獲得什麼？白來人間一趟，失去一次可以回歸本位的寶貴機會，腳踏實地的修好自己，淨化心性，才是對自己的守信，忠於自己的本性。《修德補過》一文，給修士反省自己最佳的提醒：

人欠考慮做錯事是糊塗，做錯事不承認就是卑鄙；
一錯再錯下去便是無恥，人最繫念過去卻如流水；
最冀望未來但茫如捕風，最悠乎者現在姑待異日；
人做任何事須全神貫注，不可見異思遷首尾不一；
否則一生將會一事無成，人生在世有如白駒過隙；
自出生至老死倏忽間耳，何不做好人而留芳百世。

26 孔文子謂文

【原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貢請教老師孔聖　有關帝王贈諡何成
孔文子何以稱為文　如何作為始有此稱

子貢向孔夫子請教說：「孔文子為何其諡號為『文』呢？」孔文子，即是孔圉（讀雨），文子為其諡號，乃春秋時衛國的卿，輔佐衛靈公執政，掌理外交事宜，善於應對，執掌國政，頗有賢名。西元前484年，大叔疾娶宋國公子朝之女為妻，公子朝逃亡，孔文子想讓大叔疾休妻，娶自己的女兒。結果大叔疾重婚，孔文子大怒，要討伐大叔疾，問於當時在衛國的孔夫子。夫子說：「祭祀等的禮儀事宜，曾經學過。對於戰爭用兵之事，未曾聽聞過。」孔夫子出來後

對學生說：「鳥可選擇樹木棲息，樹木怎能選擇棲息的鳥呢？」孔文子道歉說：「我不敢為自己打算，只是為了防止衛國的禍患。」此時魯國正好派人接回孔夫子，於是結束了周遊列國之行程，回到魯國。大叔疾在外州與女通姦，外州人奪其車，大叔疾覺得羞恥，逃亡到宋國。孔文子娶太子蕢聵的姐姐為妻，生下孔悝，西元前480年，孔文子去世，謚號文。因此，子貢對於此謚號有所疑惑，所以才請問孔夫子：「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何謂「謚」？先就其字本身來看，是由言、兮、皿所組合，本義是「行之迹也」，乃就死者的生平行迹，為其所立之號。古時以為名與器不可假，「言」是將其聞望宣說於世；「皿」是器具；「兮」為詩歌之餘聲，有洋溢不盡的意思。所以「謚」以勸善彰有德，乃稱揚死者生前的德業，以垂後世。古代在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或地區，評價一個人物的是非功過，往往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明清楚，為了對歷史人物的蓋棺論定，選擇用謚號來作一概括標明。

綜合觀之，古代歷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諸侯大臣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人物，在其去世之後，朝廷依其生前的所作所為，給與一個具體貼切而有評價意義的稱號，這就是諡號。古代東亞地區（包括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的帝王及其后妃、諸侯、臣僚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後，內務府根據其生前的事蹟及品德，而給予他一個恰當的稱號。

從古今中外來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成為歷史的紀錄。美名要流傳千古，或者惡名要遺臭萬年，都是在生前的所作所為。世人在捨報以後，要登上九品蓮台，或者繼續六道輪迴，全憑生前自己在世時的言行舉止所定。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季路（子路）請問事鬼神的方法，孔夫子說：「未能將人事奉好，怎能將鬼神事奉好呢？」季路又問：「冒昧的請問死後的情況？」孔夫子說：「在世時的情況都不能透徹，怎能知道死後的情況呢？」其中的涵義，在提醒我們，無形的世界與有形的世界是互相呼應的，互有因果關係的，生

前的一切作為，是死後因緣果法裁判的依據。

古賢說：「人道圓滿天道成。」天道的成就，以人道是否圓滿為依歸。人生短暫，當要好好把握寸金的時光，人身難得，當懂得善用，借著假體以修真心證悟本性，先哲有《悟道行善》一篇，以為修道士生活的座右銘：

富貴百年難保守，輪迴六道易循環；
勸君早向生前悟，一失人身萬劫難。
了冤了怨了孽緣，行道守戒志莫遷；
種瓜得瓜豆得豆，因果循環應自然。
手把青苗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心田種種急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
窗外日光彈指過，為人能有幾多時？

27 孔文子好學

【原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聖回答敏而好學　多方學習以補其缺
不恥下問文子所為　不斷精進為了醒覺

孔夫子說：「由於孔文子勤勉好學，不會因向級別低的人請教而感到羞恥，所以才獲得『文』的諡號。」

孔夫子之所以稱為聖人，誠如他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所說：「所謂的真誠，乃是上天本有的正道，追求真誠，乃是做人應該實行的道理。天生真誠的人，不用勉強就能做得到，不用思考就能獲得，自然而然地合乎上天的正道，這樣的人就是聖人。」可以做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做到出神入化而毫無偏差，這是聖人展

現的智慧，以其能大公無私而不偏袒。因此，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我對於他人，有誰受到毀謗？有誰受到讚譽？如果我有所讚譽的，一定是經過考察過。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循正道行事的人。」

來到人間為人不容易，因而要善用此身多學習，要做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必須要時刻做到《大學》所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這是勤學好問的精神所在，無論用什麼方法，不到學會，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絕對不束手罷休，

世人的心情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誠如《大學》所說：「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

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因而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喜愛人又能發覺他的缺點，厭惡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實在是罕見。所以諺語說：『世人因溺愛自己的兒女，因而看不到他的缺點；因為求好心切，經常不滿意自己的莊稼長得美好。』」

聖人本性光明，定力十足，智慧充滿，不會因為外境起情緒，而有所忿怒、恐懼、偏好、憂患的情形，因此而有不正確的判斷。而且聖人還要廣學多聞，才能引經據典，博古通今以驗證事情，而且還能夠正確無比。在此題，孔聖人在回答子貢所問，孔文子既然有不少的缺點，為何還能有「文」的諡號呢？原來孔文子還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優點，孔圉平時非常勤奮好學，腦筋聰明又靈活，遇到不懂的問題，雖然對方的地位或學問不如他，他都會以謙虛而大方的態度，誠懇向他請教，一點也不會感覺到羞恥，因而才能獲得「文」的諡號。所謂「文」，本指交錯的畫紋，會集眾彩以成錦繡；也稱合集

眾字，以成辭義，所以《易經・繫辭傳》說：「萬物相雜陳列，呈現各種不同的現象，稱為文。」

古賢有《真愛叮嚀》一文，可為我們平時增長見聞，開啟智慧之用：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一絲一縷恆念物力維艱；
不積錢財就能喜捨結緣，不計毀譽就能與人為善；
有才不足傲有德才可貴，有才不足恃有功才可敬；
事事能培元氣其人必壽，念念能存本心其後必昌；
謙恭煩惱少口舌是非多，做事循天理出言順人心；
地上種了菜就不易長草，心中有了善就不易生惡；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強韌，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堅貞；
一味盲進往往自誤誤人，進退有據才能有守有為。

28 君子之道四

【原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至聖孔子稱讚子產 君子之道有四內涵
待人處事行為準則 子產做到夫子稱讚

孔夫子稱讚鄭國大夫子產說：他擁有成就君子之道的四個項目。

孔夫子對於鄭國的大夫子產，其為人做事執政治國的成果，非常的讚歎，這要由鄭子產本身說起。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春秋時（約西元前580年）生於鄭國，是鄭穆公的孫子，擔任鄭國的大夫，因居東里，也稱東里子產。子產從魯襄公三十年（西元前543年）開始執政，在鄭簡公及鄭定公時為相國，前後執政二十二年。他提倡節儉，整頓軍事，使鄭國的國力大增，使得晉楚兩個鄰近

的強國不敢對其用兵。其為人忠厚，勤政愛民，孔夫子對於其執政、為人，都有很高的評價，依據《論語・憲問篇》的記載：有人問子產是怎樣的一個人，夫子說：「他是一位實事求是，能為人民長治久安與幸福著想的人。」孔夫子路過鄭國時，曾經相談甚歡，交情有如親兄弟一般，後來聽到子產死了，悲傷地哭著說：「子產的仁愛，真是古人的遺風。」

鄭國在子產執政時，決定行德政，以改善國家的內憂外患。首先對鄭國進行整頓，使鄭國的都市和鄉村，都有一定的規章，上下尊卑各有不同等級的服飾，使耕田及市井都能上軌道，獎勵忠誠勤勞的大夫，懲罰驕奢淫逸的大臣。當時大夫豐卷想違規打獵祭祖，被他制止，豐卷大怒準備進攻殺害子產，被子皮適時阻擋並加以驅逐。豐卷逃離後，子產還請求鄭簡公保留他的財產，三年後，豐卷回國，子產歸還他的財產。子產的寬宏心胸，不計舊仇，大度寬仁，令人肅然起敬。

由於子產嚴格執行禮制，在他治國之初，曾受到國人的反對與抵制，當國人明白他的用心後，普遍都反而支持他。當他執政三年，百姓歌頌說：「我有子弟，子產教誨他們；我有田地，子產增加產量。子產如果死了，有誰能夠繼承他的事業呢？」得到百姓的信任，使其執政更為順利。

從前鄭國有鄉校的設立，在此可以議論執政的得失，有人建議毀掉鄉校。子產拒絕了這個建議，他說：「人們早晚勞動完畢後，可到鄉校聚會遊玩聊天，議論執政的得失，他們的結論是好的，我就推行；他們的結論是不好的，我就改善。這些人正是我的老師，我為什麼要毀掉它呢？我聽說，應當用忠誠善良，來減少人們的怨恨；從來沒聽說過，用作威作福，可以制止人們的怨恨。雖然用權勢，可以制止人們的議論，但這如同堤防堵截洪水一樣，只會增加禍患，一旦洪水破堤，將傷害更多的人，那時就無法挽救了。不如在河堤開一小口，慢慢疏導洪水，才不致於發生大災難。執政者聽到人們的聲音，

把人們的議論當作良藥，國家就有救了。」

修身有如治國一般，必須要將錯誤的習慣，不良的觀念，在平時多加注意，隨時加以防範並清除，才得以修成正道。古德有《酒色財氣》一文，足以警惕修士，不要被困惑心性的四道牆所圍困：

休言人是酒中仙，酒醉之時凡事顛；
惹禍招非還失信，醒來懊悔亦徒然。
美色佳人體似酥，腰間利刃斬凡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催君骨髓枯。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貧財物受熬煎；
須知蓋世金銀寶，借你權看幾十年。
兩虎相爭有一傷，此事和解要從旁；
肯賠不是方為美，免結冤仇少禍殃。

29 其行己也恭

孔子讚歎子產為政　謙恭有禮行事有成
人民受益眾皆敬仰　奉為模範崇拜以誠

【原文】其行己也恭。

孔夫子說子產的第一項成就，是立身處事能夠謙恭有禮。所謂的「行己」，是指鄭國的宰相子產的行為舉止，其中包括日常的生活起居、出入、升降、進退等等。所謂的「恭」，是指態度敬慎、謙和有禮、卑下溫順。依據《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十三年（西元前550年）鄭國國君獎賞攻入陳國的功臣，獎賞最高位的大夫子展八個邑，接著獎賞功勞排第二的子產六個邑。子產趕緊推辭說：「依據我國禮制的規定，賞賜從上位到下位，每降低一級，就減少兩邑。

微臣的位階排列在第四，而且此次攻入陳國，都是子展的功勞，實在不敢接受獎賞，請君上不要賜邑給我。」鄭國國君卻堅持要賞賜給子產，最後子產才接受三個邑。當時朝中的大夫公孫揮讚美他說：「子產退讓，不失禮制，將來必被委以國政大任。」

待人處事能夠謙恭有禮，知所進退，與人和諧，這樣的人格特質具有良好的協調能力，是從政非常重要的條件。尤其面對領導者的謙恭有禮，所有的功績，雖是自己努力所得，但仍能將其歸給主上，從不爭功，如此忠心不二，肯定能夠受到上級的賞賜，後面的機會更多，前途不可限量，而且還可以避免功高震主，讓主上放心而沒有任何的威脅壓力，如此才不會給自己帶來危機。

對於同事能夠謙恭有禮，而且還不會爭功諉過，定能受到同事的尊敬，在平時工作的協調上，可以加強互相間的聯繫，使得事功能夠建立得更為完美。對於屬下能夠表達謙恭有禮，屬下有功必定受到獎賞，屬下有過，能夠耐心加以輔導而不過分苛責，而且能為屬下承擔

過錯，決不將自己的錯誤的責任推給屬下，如此的行為，將會受到屬下衷心的誠服，使得團體更有凝聚力，願意為你賣命付出，這是行己以恭，所展現的實效。

因而作為一位領導者，想要展現君子的風格，應該平時要培養自己的人品，要求自己的品操要嚴格，自我修養要良好，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慎獨功夫，以使上級不為我擔心，同事能與我和樂相處，屬下願意跟隨，而且能以此為榮，把你當成學習的模範。要知道「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己身不正，何能正人？

《大學》載：「堯舜以仁愛來統治天下，人們就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義；桀紂以凶暴來統治天下，人們也跟著學習，變得兇暴無禮。統治者違反天性行事，人們就不會服從。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正確的事情，必須先嚴格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錯誤的事情，必須先要求自己不要做，然後再去要求別人。

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要求別人要寬恕，那是不可能的。」

此身猶如國家，本性有如國王，習性如百姓，本性修好，習性將依從本性就不會作怪。將自己品德修好，是從政非常重要的基礎，自己品德好，才能澤及他人，讓他人受益而誠心追隨，是身為領導人的基本道理。《時時警惕》一文，有益於修身養性，不妨多多參究：

氣象要高曠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縝密而不可瑣屑；
趣味要沖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而不可激烈。
愚癡邪見將會自造罪業，懶惰懈怠即是自毀前程；
自怨自艾終究於事無補，怨天尤人只會更加壞事。
處事要有大無畏的勇敢，行事要有大格局的前瞻；
做人要有大氣度的擔當，修行要有大逆轉的精神。

30 其事上也敬

【原文】其事上也敬。

子產事上必也恭敬　孔子稱讚敬上分明
上下有別安定秩序　為民準則產生效應

孔夫子說子產的第二項成就，是事奉君王能夠謙恭有禮。所謂的「事上」，是指鄭國宰相子產，事奉君上的態度。所謂的「敬」，是一絲不苟，對於君上的行為，必是盡心盡力，從不應付了事。也就是對君王的態度，顯得非常敬重有禮，其具體的表現，就是為君王分勞分憂，將君王委託他管理的責任，在執政上做到盡善盡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驕傲、不居功，這才是「敬」的精神所在。

鄭國是夾在晉、楚兩大國之間的一個中型諸侯國，在子產執政之

前，鄭國經常受到兩國的侵擾，使得百姓的生活勞擾不安。在子產執政的二十二年，正是晉、楚兩國戰事最頻繁的時期。晉國一共經歷了悼公、平公、昭公、頃公、定公等五位君王；楚國一共經歷了共王、康王、郟敖、靈王、平王等五位君王。鄭國地處兩國的要衝，子產盡心盡力周旋於兩國之間，有禮有節，總算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和安定的局面，彰顯了其政治與外交的才華。

事奉君王能盡心盡力做好敬從，才能與國君之間保持良好的關係，能得到君王充分的信任，才不會有到處掣肘的行為，使得政策進行得不順利，甚至於窒礙難行，或者讓宰相有伴君如伴虎的顧慮，而不敢放手去執行，如此必會影響執政的效率。宰相的地位，在一國之中，是處於萬人之上，一人之下，有能力的宰相，當能依從君王之意，將國家治理好，使君王滿意，使百姓幸福。

賢能的君王，能為百姓找到治國的良才，給百姓有美好的日子可過，如果未能善用賢才，處處展現自己嫉妒挑剔的能事，那將會出現

孟子在《離婁下篇》告訴齊宣王所說：「君王能把臣下當作自己的手足，那麼臣下就能把君王當成心腹；君王把臣下當作狗馬，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作平民；君王把臣下當作土和草踐踏，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成仇敵看待。」君臣合作將國政治理好，是百姓之福；如果君臣互相仇視，必然影響執政的品質，成為百姓最大的禍害。是以被君王任命的臣子，當要報答知遇之恩，尊敬君王，並要善於配合君王將政事治理好，如有些許的矛盾、誤解、衝突，當要善用智慧去做圓滿的處理，不可以一意孤行，置天命、民命於不顧。

待人處事，貴在和諧圓滿，謹言慎行是生活中要遵守的法則。遇到事情不可自以為是，不可逞一時之勇。這些都是在平時中，多檢點自己，修好自己的品德，做好自己的本分，才能對於處理事情有所幫助。前輩有好文《莫逞英雄》一篇，足以警惕自己，不做出越份的事情，自可守自己本份：

小嫌小怨便紛爭，何苦甘將生命輕？
家有雙親與妻子，請君且把念頭清。
無端口角髮衝冠，不顧他人痛與瘦；
倘若不幸傷性命，監牢抵罪那能寬。
雙親養你亦煩難，靠你終身事萬端；
養育之恩猶未報，敢將身體一朝拚。
他人鬥氣我何干，何必相幫怒不堪；
人命須防成不測，拋妻離子可心酸。
風水田園莫認真，勸君且作吃虧人；
果能心地栽培好，自有神明護佑你。
動手須防起禍殃，漫誇武藝己高強；
強中更有強中手，莫逞英雄太用剛。

31 其養民也惠

【原文】其養民也惠。

子產養民善正以惠　如此行政實為可貴
夫子讚歎百姓受益　德澤於民政合正規

孔夫子說子產的第三項成就，是教養百姓恩惠能夠普及。所謂的「養民」，就是教育養護百姓，使百姓的品德良好，豐衣足食，沒有生活的憂慮。所謂的「惠」，就是施恩惠於百姓，恩惠可以安頓身心。身體的恩惠，就是要使百姓不愁吃、不愁穿，給予利益，使百姓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心靈的恩澤，是能以教育或制度，使得百姓能心安理得，過著安詳穩定的生活。子產在執政期間，保留鄉校，讓百姓對於國家的政事有發表意見的地方，並且將百姓認

為好的制度加以制定推行，對於百姓評論不好的制度，及時加以改善，使百姓有議論政事的地方，成為政府與百姓溝通的管道，這總比用防堵壓制的方法，來得高明而好用。

《大學》說：「守正道就可以獲得民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必失民心而失去國家。因此，真正的有德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能聚集擁護，必能保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會有財富，有了土地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而動盪不安。所以，君王如果致力於聚斂財貨，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會獲得民心，民心自然能聚集而服從聽令。」執政者能施惠於民，百姓在受到恩澤後，必然感恩戴德而誠心服從。

《論語・雍也篇》記載：子貢說：「如果有人能廣博地施恩惠給百姓，而且能夠濟助眾苦，這種人如何呢？可說是有仁德嗎？」孔夫

子說：「何止是仁德而已，必然是有聖德了。堯、舜二帝還憂患做不到。說到仁德，自己要能安身立命，也要能使人安身立命；自己要通情達理，也要別人能通情達理。能在生活中就近體會，再順勢推己及人，可說是行仁德的好方法了。」可見古時聖人治理國家，也是在惠民上下功夫，才能感動百姓而衷心服從。

《論語‧堯曰篇》子張曾經問孔夫子，從政要尊五美，其中的第一美就是「君子要能做到施惠於民，使百姓能夠受其利而無害，就是要做到「惠而不費」，那要如何做到施惠而不浪費呢？孔夫子說：「依據百姓有利益的事情去做，不就是施惠於民而不浪費嗎？」執政者能符合民意做事，百姓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官民的關係自然良好。如果執政者只顧自己的私利，而不能顧及百姓的生活，或者只利益某些特定人物，而疏忽大部分的民意，雖然花費許多經費去運事，結果只能讓百姓更不理解，更懷恨在心而已，又有何利益呢？

修道修心，修心淨心而毫無私心，一切依據天理行事，哪怕自己

只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人，也能為家人社會國家盡一點棉薄之力，卻勝過那些官大富有而貪得無厭，破壞和諧的人。有《捨己為人》善文一篇，可為座右銘：

發願作一隻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發願作一支畫筆，彩繪人生，增添美麗。
發願作一盞路燈，照破黑暗，指引光明。
發願作一棵大樹，枝葉茂盛，庇蔭路人。
發願作一朵鮮花，吐露芬芳，給人清香。
發願作一陣和風，吹拂枯槁，撫慰創傷。
發願作一縷白雲，遮蔽炎陽，帶來清涼。
發願作一個冬陽，溫暖大地，成熟萬物。

32 其使民也義

【原文】其使民也義。

子產使民皆合義理　使喚百姓眾皆歡喜
孔聖讚歎大公無私　百姓服從上下有益

孔夫子說子產的第四項成就，是使喚百姓能夠合情合理。所謂「使民」，就是使喚百姓做事。政治乃是管理眾人的事，國家所制定的政策制度，是要百姓去實施，才能有所受益，如果只訂定政策制度，卻不去執行，再好的制度也沒有用的，紙上談兵，必然於事無補。所謂的「義」，有合宜適當的含意，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必須要合乎民意，並且在適當的時間去推行，才能獲得百姓的配合而得到良好的效果。子產開始執政的第一年，其所制定的政策，百姓尚

未了解，自然沒有信心去配合，而且感覺不能適應而生出許多的怨言，經過子產不斷的宣傳教育，到了第三年，人們已經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於是人民歌頌說：「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當子產去世時，人民如喪失自己的親人，哀傷不已，孔夫子聽到子產去世，非常傷心，哭泣著說：「子產的仁愛，具有古人的遺風啊！」這是子產在位期間，能使民以義，所產生的效應。

使喚百姓，必須知道百姓的心意，不要農忙時去使喚，人們自然不會有怨言；使喚百姓能使獲得利益，人們一定會說多多益善；能夠取得百姓的信任，百姓必然願意配合。是以子夏在《論語・子張篇》說：「在位的領導者要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後去使喚他們，尚未取得信任，就去使喚他們，百姓會以為在虐待他們。」可見使民之義，建立在誠信上，取得信任，士可為知己者死，百姓可為執政者賣命。當然要使喚百姓，要把百姓視為上賓，給予尊重，要有孟子所說「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概念。當百姓受到尊重，就好商量溝通，願意接受使喚，眾志能成城，也是如此形成的，可見民氣是可用的，但必須善用，才不會產生副作用。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統治擁有千輛馬車的國家，其領導人處理事情，要能夠敬重謹慎，而且還要能夠取信於民，要能夠節省資財及費用，而且還要能夠關懷百姓；徵用民力，要選在人民有閒暇的時間。」使喚百姓，不要造成他們的困擾與不便，如果還能考量到人們的利益，百姓哪有不配合的道理。只要為百姓的利益著想，我想人人都會攜家帶眷，半夜都要前來歸附，到那時，不用宣傳，自然而然就會門庭若市。

本性猶如一身的執政者，習性猶如一身的百姓。習性做主，不能臣服於本性，猶如百姓不能服從國家的政策，到處作亂，國家焉能安定？習性取代本性行事，毛病脾氣一大堆，自然心神不得安寧，怎會有好日子過？想要有好日子過，必須在面對困境時，想辦法去降伏，

才能有效確保自己的優良生活品質。心性為一切之主，能夠積德以化解困擾，自然別有一番清靜的天地。如今有《深植厚德》一文，可供我們平時生活的參究：

嘆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世福？
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福；
有福之人必有財，無福妄想空勞碌；
今生若有一分財，前世定有一分福；
德厚福祿自綿長，福深財帛自豐裕。
何故癡迷有貪婪？何故奢靡有慳吝？
何故倚勢又驕縱？何故忘本又無義？
捨財布施如割肉，不肯分毫種福田；
寧為兒孫做牛馬，死後徒向閻君哭。

33 晏平仲善交

【原文】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夫子稱讚晏嬰平仲　與人交往善於融通
待人處事能以誠敬　交往愈久愈受尊重

孔夫子說：晏平仲善於和他人交往，而且交往愈久，愈能受到他人的尊重。

晏平仲，姓晏，名嬰，字仲，謚號平。春秋時代，齊國的賢大夫，歷經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位君王，並在齊景公時擔任相國的職務。他的生活非常節儉，不喜歡奢侈，不吃昂貴的食物，小妾不穿貴重的衣飾，把國家給他的華麗住屋推辭掉，只住在一般的平房。在朝當官，總是謹言慎行，不會阿諛奉承。平時善於與人交往，對上位，

能做到事君盡禮，盡忠職守，不要求高官厚祿。縱使不被國君任用，也不隨便議論國君的得失。與朋友來往，講求嚴以律己，自我修身，言行合乎道義，不隨便與人交往。如果發覺與朋友的志向不同，就漸漸疏遠，絕對不在朋友背後加以誹謗，所以與他交往，時間愈久，愈知道他的為人，更令人尊重。

所謂「久而敬之」，是說與他交朋友，來往久了之後，一般人會犯輕浮、隨便的毛病，但晏平仲交往愈久，他會愈來愈尊重人家，絕對不會因孰悉而馬虎，也因如此能持久而慎重，讓人家愈來愈尊重他。由此我們領悟到一個道理，我們的本性與習性，交往最為密切，如果平時對於習性的懶散與惡作，未能清楚認知，認為習性就是本性，因而把任性當作率性，讓率真的本性蒙受不白之冤，如果我們未能醒覺，恐怕長時浸淫於輪迴苦海之中，受到踐踏侮辱，讓自己的行為由習性做主，使自己的品德愈來愈差，先自侮辱，隨後他人再加以侮辱。自性是否覺醒，要在平時面對人事物時，能否保持清靜的心，

才能驗證，是否時間久了，還能如晏平仲一樣受人敬重。

齊景公四十八年（西元前500年），齊景公正在郊外遊玩時，突然聽到晏平仲去世的消息，一刻也不停留，乘坐奢侈的馬車飛奔回去，總覺得馬車跑得太慢，就跳下車用跑的，如此心急上下座車四次，最後才邊走邊哭，到了晏平仲的家。一進去，就匍伏在平仲的遺體上，放聲大哭說：「先生不分晝夜規勸我，點點滴滴鉅細靡遺告訴我的缺失，然而我總是放蕩不羈不知自我收斂，使得怨恨和罪孽重重加在百姓身上。現在上天在齊國降下災難，沒降在我身上，卻降給了先生。先生現在死了，齊國的社稷就危險了，百姓又要向誰去訴說呢？」這就是齊景公將其對晏平仲的尊重，全都表達在言行上。

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三個人同行，其中必有可以讓我學習的地方，從中選擇好的去學習，那些不好的就加以改進。」萬物皆是廣長舌，萬象中都在說明道理，只要我們能用心仔細傾聽，必然能夠有所收穫。世人容易迷於假相，不知真相就藏於假相之中，因

而明白這些道理的人，必須藉這些假相才能找到真相。晏平仲能以不到五尺之身軀，一生發揮其才智，以為國家為君王為百姓服務，深得君王及百姓的敬重與愛戴，他能，當然我們也能。反觀一些堂堂相貌之徒，擁有高等的學歷，卻做出禍國殃民的憾事，真讓人不勝吁噓。

我們當要時時能夠反觀自照，在順逆之境找回佛性。本篇《換位思考》，在我們生活中，可提供自己修正的參考：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之痛癢。
當少壯之時，須念衰老之心酸。
居安樂之場，要體患難人景況。
處旁觀之境，須知局內人苦心。
執領導之鑰，要瞭解部屬進退。
擁定奪之權，須顧及雙方利害。
理現成之事，要審視創始艱辛。
論他人之失，須衡量前因後果。

34 臧文仲不智

【原文】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臧孫文仲居於蔡國　守護大龜山節藻梲
豪華住宅僭越身分　如此不智實不善妥

孔夫子說：臧文仲建造一棟居室，有如天子皇宮的裝飾，以山水藻文雕飾，用來放置占卜用的龜殼，怎算得上是明智之舉呢？

有智慧的人必行正道，違反天理，滿足私慾，僭越禮制，破壞規矩，為了享受一時的風光，卻給自己及子孫帶來無窮的禍害，哪能稱得上有智慧呢？然而自古以來，一些追求名利情者，不顧天理的公正，為了面子，不惜違背良心，終究要背負罪名，在歷史上留下難以消除的惡名，給後代留下難以抹滅的惡名。誠如《大學》所說「身有

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世人容易被習性所覆蓋而失去智慧，因貪婪於慾望享受而偏離正道，讓我們落入不停的輪迴，陷自己於苦海之中。

臧文仲是魯國的執政大夫，歷任魯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位君王。姓臧孫，名辰，字仲，因封於臧地，而以臧為姓。「文」是他的謚號。「居」是守護的意思。「蔡」是指大龜，因為當時的蔡地是出產大龜的地方，所以用「蔡」來稱呼大龜。古代國家遇到大事，君王無法做決定時，就用龜甲來占卜，而所用的龜甲必須具有靈氣，才能準確地預知吉凶。這些占卜所用的龜甲計有六種，平時分別收藏在六個房間。臧文仲三代的家族，在魯國一直擔任守護大龜的工作。

所謂的「山節藻梲」，節是指柱頭，也就是柱子的頂端。「山節」就是將柱頭的頂端斗拱，雕刻成山的形狀。「梲」讀卓，是指橫的大樑上，承接二樑的小柱子。「藻梲」是在梲上畫藻類等的漂亮花紋。「山節藻梲」，依據古代建築的禮制，只有天子的廟堂才可以使

用的裝飾，其他地方是不可以使用的，臧文仲卻也如此來裝飾自己的住家。如同八佾舞只能在天子的廟庭演奏，其他的地方是不可以的。如果非其地而使用禮樂或建築裝飾，都是屬於違背禮制的行為，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談論季孫氏說：「以周天子的八佾舞蹈禮樂，在自己的家廟中演奏，如果這樣的事情都能忍心做出來的話，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的呢？」這是對僭越禮制者，非常嚴厲的指控，破壞整個國家的秩序，並且帶頭作亂，將會遺留無窮的禍患。

自古以來，僭越禮制者，往往沒有好下場，給自己帶來家破人亡的災禍，給子孫留下難以翻身的惡名。這一切都是出現在心中的「驕滿」。以當時臧文仲的執政，曾經廢除關卡以利於經商，國人以為他是一位有智慧的人，自認為對國家有極大的貢獻，而且比國君還要偉大，所以才會那麼囂張，把如此違背禮制的行為，認為無所謂，正因如此，才給自己帶來最大的危險，這樣的人，孔夫子認為怎能稱得上智者呢？

孔夫子在此提出，是在提醒我們，為了社會的秩序，國家的安定，個人及家庭的安危，每個人都應該守本分，做好自己的責任，不要為了滿足一時的慾望，僭越禮制以表現自己的權勢，毀了國家法令，破壞社會秩序，給自己、家庭、社會、國家帶來無窮的禍患。

身為修道士，在修道團體當依佛規行事，不可自作聰明，為了撐高自己的名望，卻違反規矩，做最壞的示範，讓不明事理的後輩盲從學習，違反天意行事，將自己送入無間地獄，何苦呢？不如依古德所留《腳踏實地》一文行事：

空談不如付之實行，推拖不如速戰速決，逃避不如勇敢面對；
投機不如苦幹實幹，取巧不如反躬自問，奢求不如惜福感恩；
欣羨不如修行進德，猜忌不如深謀遠慮，草率不如省察嚴謹。

35 楚令尹子文

【原文】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子張請問令尹子文　三次出仕喜色無存
三次離職臉色無慍　出入平常毫無所困

子張請教孔夫子說：「楚國的令尹子文，三次就任令尹執政，沒有因此而露出喜色；三次下任，也沒有因此而生氣。每次交接時，一定將原來令尹的施政情形，告訴新任的令尹。像這樣的人，你認為如何呢？」

做事情要能拿得起，也要能放得下，才能夠自在瀟灑。來到娑婆世界，要知道來此一趟不容易，當要善用此身，認明來此人間真正的

意義，是要藉此一假身以找回真本性。然而大部分人卻被五光十色繽紛的世景所迷惑，因此墮入無盡的輪迴，難以出離。為名為利為愛情而打拼一輩子，這是世人的宿命，也是難以打破的魔咒。古來能如楚國的令尹子文的作為者，真的還不多。

「令尹」是春秋時代楚國的官名，乃上卿執政者，其他國家或稱相國。子文，姓鬬，名穀於菟（讀購屋圖）。楚國人稱乳為穀，稱虎為於菟。因為子文是鬬伯比與鄖（讀雲）君女的私生子，被棄於雲夢澤中，遇虎餵其乳，後來被拾回來，所以有此名。後來當上楚國的令尹，當時楚成王學齊桓公，稱管夷吾為仲父，所以稱他為子文，或稱令尹子文，而不稱他的名字。

子文的待人處事，全然沒有私心，一生公忠體國，不謀私利，所以才能做到三次被任命為令尹執政，只是國君要我擔任這個工作，處理朝政，把自己該扮演的角色做好，把自己的份內事做好，只是責任的承擔，有什麼可高興的呢？也由此可見，被任命後，就覺得很高

興，到處顯耀，唯恐他人不知道的作為，顯然是重視其名位，而不是重在為民服務。

真正為民服務者，有機會當官就誠心為民服務，沒有機會當官，也能獨善其身，安守本分而自在灑脫。如同子文三次下任，能夠坦然面對，沒有些許生氣的情形。而且在新舊任令尹交接時，能夠詳細地把原有的政治情況，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毫無保留，也毫無造作，如此能以平常心處事，可說是難能可貴了。在此題，孔夫子的學生子張，就此問題向夫子請教，令尹子文的作為如何呢？由此可見，每個人的作為，經常是被人談論的對象，或褒或貶，或被尊重或被唾棄，因而平時要多反觀自照，檢點自己，免得落入他人不好的評論，給父母親蒙羞，讓祖先受辱，實在是不孝。

修道必須要注重實際的修為，而不是在博得他人的美譽讚歎，雖然如此的作為，可給自己帶來一時的虛榮，暫時的安慰，但對於真修道者而言，那只會阻擋回歸本性的道路，讓自己迷惑於假象卻與真理

大道無緣。因而修道士當要對真理有信心，才能有恆心毅力往真理大道前邁，突破重重的困境，以達至善的目標。前賢有《堅決意志》之文，可供我們修道的參考：

當你不能忍饑耐貧，就會隨俗流轉。
當你不能忍苦耐難，就會怨天尤人。
當你不能忍憂耐愁，就會引發病痛。
當你不能忍病耐累，就會自艾自憐。
當你不能忍譏耐謗，就會反目成仇。
當你不能忍怨耐恨，就會自食惡果。
當你不能忍悲耐哀，就會懷憂喪志。
當你不能忍貪耐慾，就會敗德傷身。
當你不能忍氣耐煩，就會失去先機。
當你不能忍利耐誘，就會招來橫禍。

36 子文未知仁

【原文】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子回答子文盡忠　未知其仁不盡相同
忠仁不同必須明白　混為一談其理不懂

孔夫子說：「可以說是盡忠職守。」子張接著問說：「這樣算不算是有仁德的人呢？」孔夫子說：「不知道其真實為人，怎能以仁人來讚美他呢？」

在此題又可以看到，孔夫子對於「仁」德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必須要達到自性流露的聖者，才能有仁德的表現，這仁德猶如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所說的自性功德，如果不依正法找回本性，只

要稍有一些人為意識的造作，便是成為求福了，功德與修福，不可混為一談，誠如五祖弘忍大師所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六祖惠能大師說：「建造寺廟供養僧眾，佈施財物，廣設齋會，這叫求福。不可將福德當作功德，功德是在法身（本性）之中，不在修福上求得。能了悟本性是功，能行平等心是德；念念都沒有障礙是功，經常徹見本性的真實妙用，就是功德；內心謙卑是為功，自然流露於外的禮讓是德；依自性而建立萬法是功，自心本體離開妄念是德；念念不離開自性是功，應用時不染著塵境是德。如果想要證得功德法身，只要依著以上所說去做，才是真正的功德。如果是勤修功德的人，對人不會起輕慢心，經常能普敬一切眾生。心常對人起輕慢，我執沒有斷除，自然就沒有功；自性被障礙而虛妄不實，自然就沒有德。這是因為我執未斷，妄自尊大，因而經常傲慢一切的緣故。善知識！念念清淨無妄沒有間斷是功，保持平等正直的心行是德；自己勤

修本性是功，自己精勤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必須從自己的本性去證悟，不是以佈施、供養所能求得到的。」可見仁德要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人境界。

孔夫子對於子文的行為，給予的定位是「忠」，也就是他能夠盡忠職守，忠誠奉公，忠於君王，忠於職守，盡心去完成職位上的任務，只要國家能好，不在乎個人的去留，以及俸祿的取得。如此大公無私的行為，已經接近仁德，但還不能夠稱得上仁德。

對於仁德的認定，依據《論語・公冶長篇》所載：孟武伯問說：「子路具有仁德嗎？」孔夫子回答說：「不知道。」又問其才華，夫子說：「仲由（子路）啊！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國，可以由他來治理，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又問：「冉求這個人如何呢？」夫子說：「冉求的才華，一個住有千戶人家的縣邑，或一個擁有百輛兵車的卿大夫家，可以任命他治理，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又問：「公西赤這個人如何？」夫子說：「公西赤啊！可以任命他穿禮服立

於朝廷上，接待四方盟國的貴賓，與他們應對，卻不知道他的仁德如何？」由此可更加印證，孔夫子對於仁德的嚴格要求。

外表的言行舉止，都是來自於心性的作用，因此要做好仁德之事，必須從內心的淨化做起，才能使自性功德自然流露。《善用此心》一文，可供參究：

用菩提心契道，用慈悲心結緣；
用無住心修持，用感恩心惜福；
用慚愧心反省，用羞恥心戒惡；
用平常心處世，用誠信心立身；
用儉樸心度日，用同理心放生；
用虔敬心禮佛，用補漏心積善；
用虛懷心精進，用回饋心孝親；
用無相心布施，用聖賢心渡眾。

37 崔子弒齊君

【原文】「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 崔子弒君文子出走 棄馬十乘他邦走投
> 情況相同又之一邦 如此作為如何視透

子張接著又問：「崔子弒殺齊莊公，齊國的大夫陳文子雖擁有十部馬車，因此拋棄這些財富而離開齊國，到其他的國家。又看到類似的情況，又說：『這裡的大臣，猶如我國的崔子一樣。』於是離開了，又到另一個國家，看到與齊國相同的狀況，又說：『這裡的大臣又和我國的崔子一樣。』於是又離開了。這個文子你看如何？」

子張在本章提到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兩個人，向孔夫子請問他們的作為，是否合於仁德的標準？由於夫子對於仁德的標準要求甚高，在前題令尹子文只能稱「忠」而已，還不能達到「仁」的境界，本題談到齊國的陳文子，是否能達到「仁」的標準。

陳文子是陳國貴冑的後裔，其第四世祖陳完，原本是陳厲公的兒子，因在陳國競爭君位失利，逃到齊國避難，齊桓公當時打算授之以國卿之位，被他推辭了。後來任命他為工正，掌理百工事務，保留世襲貴族大夫所有的禮遇。陳氏一族寄身於齊國，數代人一貫奉行克勤克儉、謙和謹慎的處世態度，遇事盡量避免衝突，與人和睦相處，以禮讓為先。到了陳文子時，齊國的政治形勢異常凶險。齊莊公殘暴無道，剛愎自用，輔政的國卿崔杼生性殘忍，權力慾極重，因此陳文子更是處處謹慎小心，一有風吹草動，如同驚弓之鳥。在這種情勢之下，自思寄人籬下，也只能韜光養晦，靜觀局勢，隨時準備到他邦。

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48年），崔杼發動叛亂，將齊莊公誘

至家中亂箭射殺。陳文子聞訊之後，雖然擁有十輛馬車，立即捨棄家業，倉皇帶領家人逃往他邦。但是連續逃往的國家，仍然像齊國一樣混亂。如此的行為，子張請教孔夫子，是否合乎仁德呢？

每個人在世界上，都想要過著安定的生活，而不要流離失所，最好能享有富貴而遠離貧賤，但命運乃是前世因所造，今世機緣成熟而成為果報，即是定業，就無法脫離，只能勇敢的面對，甘願去了結，才是最究竟的方法。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能以仁慈居心，是最美好的事，平時的居心，如果不能以仁慈待人處事，怎能說是有智慧呢？」因而能夠堅持以仁慈禮讓來面對因果業力的報應，必然可以迎刃而解。面對業力現前，以能甘願接受才得以化解，絕對不可以暴制暴，那會使因果報應所產生的輪迴，無窮盡的延伸，讓自己的日子過得更苦而已。

人世間乃因果報應的舞台，來到人間要能看清事實，今生會遇到的事情，與上一世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有智慧者當知道「隨緣了舊

業，莫再造新殃」的道理，讓我們藉此假身來修真道，以喚醒本性，回歸無極至善地。古德撰有《善惡有報》好文一篇，可供修士修行參酌：

善事當行天報君，善人積德蔭兒孫；
善心耿耿存終始，善果綿綿福祿臻；
善能本份行公道，善樂安居效五倫；
善全鄉里人欽仰，善繼芝蘭萬萬春。
惡人自有惡人磨，惡作原來受惡多；
惡念一起鬼神知，惡行萌生天地察；
惡言出口惡聲入，惡意加人惡業過；
惡事勸君都莫做，惡有惡報絕不差。

38 崔子可謂清

【原文】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夫子評論崔子品清　去濁存清可謂其明
仁之與清境界不同　不知其實仁難稱名

孔夫子說：「可說是一位清白的人。」子張接著問說：「這樣的人能稱為有仁德嗎？」孔夫子說：「不知道陳文子的真實情況，怎能以仁德來讚美他呢？」

陳文子為何會離開長年來所寄居的齊國呢？因為他深感齊國的危機四伏，很清楚的經過分析考量所做的決定。由於齊莊公的頭腦簡單、利令智昏、剛愎自用、狂妄自大；加上崔杼的為臣不忠、為人

不義、品行低劣、凶殘暴戾；再反觀陳氏家族，在齊國的勢單力薄、羽翼未豐，況且不是齊國的公室，寄人籬下、苟且偷生，一舉一動都可能招來猜忌與凶險。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只能韜光養晦、靜觀時變，隨時準備逃至他邦以避禍害。

孔夫子對於陳文子的作為，以「清」字來評語，是讚許他的為人清廉、理事乾淨，能夠看清時勢，及時避難，做到潔身自好，無論在何處，不與道德敗壞的小人同流合污。或者陳文子在其人生的歷練當中，已經了解因緣果法的天律，在生活中遇到橫逆的環境，能夠隨緣了舊業，不再造新殃，如此不斷善用機會清除舊業，是否能達於完全清淨的境地，而達於見性成道的境界，尚未可知？所以肯定能達於「清」的層次，是否能達於「仁」的地步，孔夫子則持謹慎的態度，所以對子張說：「未知，焉得仁？」

陳氏家族，自從其第四世祖陳完，在陳國競爭君位失利，逃到齊國避難，雖然受到齊桓公的禮遇，但也一直保持低調，與人來往謙

卑禮讓，到了陳文子時代，可能在因緣成熟下，經歷了齊國內亂，雖然一再退避，不與人爭，仍是狀況連連，文子此時或者已深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因而選擇隨緣了舊業的方式，來經營其人生，所以每到一處，社會混亂，他不選擇抗爭或攀緣，而選擇避開，如此就不會再造新殃。

此世我們有機會為人，當要善用此身此世，清除累世所囤積的不良習性，讓自己的本性能夠獲得解脫，回歸本性，自然本具的仁德就能顯現出來。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說：「其實解脫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困難在於定慧上。如果身心能生大定力，便可生發智慧，當智慧生發了，解脫也就容易了。想要明白解脫之道，先要除去六賊。這六賊就是耳不要貪聲，眼不要貪色，身不要觸污，意不要貪物，鼻不要貪聞，口不要貪吃。使六賊放空，色、受、想、行、識等五蘊，『色』自然清楚明白，其餘的受想行識，就如同鏡中看物，清清楚楚，卻都是虛假的影像。五蘊既然明白，精氣神三家自

然能會合在一起，就足以長養性命，讓我們活潑應事，使得上下都能通達，那解脫有有何困難呢？」

我們有此機緣來到人間，當要了解來此的意義，並非繼續造業，而是要藉此假身以修真心，明真理以回歸大道的本源，才是我們來此最重要的目的。古哲有《透視人生》一文，有助於我們明理修道，找回最珍貴的本性：

命裡有的終須有，命裡無的莫強求；
貧乏求謀難成事，百計徒勞費功夫。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原被犬欺。
世間度日像做夢，苦多甘少皆相同；
其實人無百日好，鮮花亦無千日紅。
道德仁義要嚴守，富貴二字難得全；
世間難得財子壽，若能想通便無愁。

39 三思而後行

【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孫文子三思後行　謹慎行事事事必明
孔子聞之知其嚴謹　表示再可不必叮嚀

季文子每遇到事情，都經過三思而後再去實行，孔夫子聽到之後說：「只要再次考慮就可以了。」

季文子，姬姓，季孫氏，名行父，是魯莊公的弟弟季友的孫子，齊仲無佚的兒子。魯文公六年（西元前621年），被任命為使節，往聘於陳國，去見陳共公，並在此娶妻。季文子在魯國執政三十三年（西元前601年至西元前568年），輔佐魯宣公、魯成公、魯襄公三代君王。他執掌著魯國的朝政和財富，大權在握，一心努力於安定社稷。

忠貞守節，克勤治邦，克儉治家。

《史記・魯世家》記載：季文子當政的時候，家中沒有穿著絲綢的妻妾，家中的馬匹不餵粟米，府中未曾藏有金玉等飾品。以此來安撫人心，並廣納人才，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

《國語・魯語》記載：季文子位居魯國上卿大夫，位高權重，掌握國政和統兵的大權，有自己的田邑。但是他的妻子兒女，卻沒有一個穿著綢緞衣裳；他家中的馬匹，只餵青草不餵粟米。當時孟獻子的兒子仲孫，很看不起季文子的這種做法，於是問季文子說：「你身為魯國的正卿大夫，可是你的妻子不穿絲綢衣服，你的馬匹不餵粟米。難道你不怕百官恥笑你吝嗇嗎？難道你不顧及與諸侯交往時，會影響魯國的聲譽嗎？」季文子回答：「我當然也願意穿綢衣，騎良馬。可是，我看到國內的百姓，吃粗糧穿破衣的還很多，我不能讓全國父老姊妹吃粗飯穿破衣，而讓我家裡的妻兒過份講究衣服飲食。我只聽說，人們具有高尚的品德，才是國家最大的榮譽；卻沒有聽說過，炫

耀自己的美妾良馬，會給國家爭光的。」孟獻子聽到此事後，非常生氣將兒子仲孫幽禁了七天。受到管教的仲孫，改過前非，也仿效學習文子的行為。消息不脛而走，在季文子的倡導之下，魯國朝野出現儉樸的風氣，並為世人所傳頌。

遇到事情，通常要能做到三思而後行，才不至於出現疏忽的現象，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然而過於深思熟慮，以至於延宕處理事情的時效，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情形發生，如此的優柔寡斷，事情就難以見到事功。然而以季文子處事的謹慎而言，孔夫子認為再次確認就可以了，不需要再三思，才是合乎中庸之道。

依據《左傳・文公六年》記載：季文子受聘於晉國。出發前知道晉襄公病重，季文子就去學習奔喪的禮節，左右侍從認為不可能用得上，即使遇到喪事，魯國自然會派專人前往處理。此時季文子對侍從說：「準備好奔喪之禮，不一定能剛好用得上，不過事先能多加準備，又有什麼壞處呢？」這就是三思的季文子風格，後來真遇上晉襄

公去世。

修道士修好自己的品德，是天經地義的事，再三反省去除不良習性，是非常必要的。《慎戒口過》一文，可給修道士當座右銘：

從來言語易招災，無益於人口莫開；
到處談忠並說孝，一生元氣好培栽。
莫誇舌辯口才強，隨處逢人說長短；
何苦多將陰騭損，敗人名節太和傷。
自身有過不耽差，人有微疵便亂譁；
明眼在旁應暗笑，請君且把自身查。
不嫌迂闊不嫌煩，總要逢人說一番；
多少古今醒世事，何妨到處當閒談。

40 邦有道則知

【原文】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評論甯子人格　邦有道智應事明澈
邦無道愚應對得宜　善用愚智最好對策

孔夫子說：甯武子在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能發揮自己的智慧來報效國家；當國家政治黑暗的時候，卻能表現大智若愚的態度。他發揮智慧的情形，是一般人可以學得來的；但是他的大智若愚，卻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甯俞，姬姓，甯氏，名俞，諡號武，世稱甯武子，春秋時代衛國的卿大夫。甯武子經歷了衛文公與衛成公兩代君王的變動，而兩位

君王有截然不同的性格，甯武子卻能夠安然的做好衛國兩朝的元老，這是要有相當高的政治智慧，才能做得到。可以說能智能愚、能進能退、能顯能隱，而且都能夠拿捏得恰到好處。

「邦有道則智」，是指甯武子在衛文公的時代，國家的政治上軌道，由於受到國君的信賴，雖然受到許多人的猜忌，但他的智慧、能力，能夠完全發揮出來。

「邦無道則愚」，是指甯武子在衛成公的時代，政治、社會都非常混亂，情況十分險惡，他在朝參政，卻表現得愚蠢魯鈍，好像非常無知的樣子。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是指甯武子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對於國家的貢獻，在政治上軌道時，他勇於承擔，為了國家不怕任何的謠言，這部分是有人可以做到的；但在政治不上軌道時，他雖然裝做什麼都不知道，但卻在暗中默默挽救國家，表面上他好似碌碌無能，沒有什麼表現，可是他真的在為國家做事，這部

分是沒有人能做得到的。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的無為，正是甯武子從政的智慧。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形容明白大道的上等智慧者，能夠勤於行道，表現出：「真正明理的修道者，表面上好似不懂；真正精勤修道者，表面上好似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修道者，表面上與凡人一樣；具有高尚品德者，通常具有空谷一般的的胸襟；真正洞悉大道者，受到侮辱也不在乎；具有廣大德量者，總認為德量還不充足；懂得累積德量者，通常在暗中默默進行；具有率真品德者，必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真正的廣大，沒有疆界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能夠堅持到最後的完成。大道的天籟之音，難以耳朵聽到；大道的真相之體，難以肉眼看到；隱藏的大道之形，其真相難以稱名。事實上唯有大道，才有能力善於運作而成就大道。」世人能夠學習甯武子的處事態度，可說是有智慧了。

齊家為治國立基，修身為齊家的前提，因而個人的品德修養素

質，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做事態度。修養自己，可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勤儉做起，《啟智真經》說：「要養成勤勞忍耐的精神，才能克盡職責；要能崇尚勤儉，才能培養廉潔的美德，這是處理世事的道理。要能勤於學問，才能廣增學識；要能戒除傲慢，才能端正品德，這是修養身心的道理。」

平時培養勤儉的好習慣，可以有助家庭社會國家的安定。古哲有《勤儉持家》好文一篇，可以隨時參閱：

苦盡甘來是古訓，莫為偷閒誤自身；
克勤克儉是美德，懶惰成性人唾棄；
為人當惜好光陰，勤能補拙是例證；
信實待人人看重，自欺欺人事無成；
求人像吞三寸劍，勤儉節用莫求人；
家中雖有萬貫財，不知節儉亦枉然。

41 不知所以裁

【原文】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陳急喊歸魯　學生懷志歷練不足
學養雖然有所成就　仍有缺失尚待切除

孔夫子在陳國感嘆的說：回魯國去吧！回魯國去吧！我魯國家鄉的弟子，懷有很大的志向，但歷練上仍是不足；他們的學養頗有成就，但尚不知道矯正自己的缺失。

孔夫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前後共十四年，其中陳國停留的時間最長，前後兩次將近六年。第一次到陳國是在魯定公十五年（西元前495年），暫住於司城（官職相當於魯國司空）貞子的家中，貞子是陳國

的一位有德君子，推薦夫子在陳國任職領俸祿，三年期間，有寄人籬下不受重視的感覺，於魯哀公二年年初失落的離開陳國。於是想起要回魯國，找狂狷的人教授。

這在《孟子・盡心下篇》記載：萬章問說：「孔夫子在陳國時說：『為何不回去啊！我鄉里中的士人志氣大而狂放，積極進取，不忘記當初的志向。』孔夫子在陳國時，為何思念魯國那些狂放之士呢？」孟子說：「孔夫子曾說：『得不到中庸之士而傳授，就只能傳授給過度進取或過度保守的人了。』孔夫子難道不想傳授給中道的人嗎？在不一定能得到下，只能傳授給次一等的人了。」萬章又問：「請問何謂狂放的人？」孟子說：「有如琴張、曾皙、牧皮等人，是孔夫子所稱的狂放之人。」萬章接著問說：「為何說他們是狂放之人呢？」孟子說：「他們的志向遠大，口氣也大，總是說：『古代的人如何！古代的人如何！』但考察他們的行為，卻不能與他們說的符合。狂放的人不容易得到，就想找那些不屑去做有辱自身的人，來傳

授給他們，這種人就是狷介的人，這又是再次一等了。」

孔夫子第二次回到陳國，時間是在魯哀公三年（西元前492年），夫子在前一年年初離開陳國，幾經周折，又回到衛國，此時衛靈公已經年老體衰，意志消沉，怠於政事，等到去世後，夫子在衛國失去依靠，國內政治混亂，於是又帶著學生到陳國。直到魯哀公三年，季桓子臨終前囑咐其子季康子，要召回孔夫子。等到季康子繼位後，隨即派使者從陳國接回孔夫子，因而對弟子感嘆說：「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當一個人在外想有所作為，卻沒能有機會讓自己發揮，而且年紀一天比一天大，眼看時不我與，只好找次一等的機會，來發揮自己的才華，完成自己的願望，以免老大徒傷悲而留下空遺憾。

孔夫子的周遊列國，猶如我們一生為了生活，到處去奔波，到了晚年，回到魯國整理一生所得。猶如人往外為了生活求名求利，如今已到晚年，當要以一生的經歷來整頓自己，始能修身養性，找回自己

本性的歸宿。因而在反思的過程中，發覺自己的不良習性，要儘速改善，不使有些許沾污本性。《慎思明辨》是古聖所留下修道的心得，可提供我們明心見性的指引：

不做固執己見的人，要做通情達理的人。
不做尖酸刻薄的人，要做與人為善的人。
不做驕傲自大的人，要做謙和敦厚的人。
不做忘恩負義的人，要做感恩圖報的人。
不做輕諾寡信的人，要做一言九鼎的人。
不做虎頭蛇尾的人，要做有始有終的人。
不做欺善怕惡的人，要做富有正義的人。
不做背祖忘宗的人，要做光耀門第的人。

42 伯夷與叔齊

【原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夫子讚歎伯夷叔齊　心胸坦蕩舊恨不記
不曾計較相處和諧　心中純淨怨是用希

孔夫子說：伯夷和叔齊兩兄弟，不記他人的舊恨，所以很少與人結怨。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孤竹君年邁，想立叔齊為君王，等到孤竹君死後，叔齊又讓位給兄長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命令。」於是逃離了孤竹國，叔齊也不肯繼承君位而逃走。國人只好立其他的兄弟為君王。此時，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有德，受到其他諸侯的擁護，於是兄弟商量前去投靠。但當他們到達時，西

伯已死，由他的兒子武王用車帶著靈牌，尊西伯為文王，向東討伐商紂王。兩兄弟拉住武王的戰馬勸諫說：「父親死了尚未安葬，就動起干戈，能說是孝嗎？以臣子的身分去弒殺君王，能說是仁嗎？」武王身邊的將士要殺死他們，太公姜尚說：「這兩位是義士啊！」扶起他們，並送他們離去。武王平定殷商後，天下諸侯歸順於周朝，然而伯夷、叔齊以此為恥，堅持大義，不吃周朝的糧食，並隱居於首陽山，採集薇蕨充飢。等到快要餓死時，做了一首詩歌，其詞說：「登上了首陽山，採薇蕨來當餐。以殘暴來取代殘暴，還不知道錯在哪裡？神農虞夏的精神已經消失了，我該往何處去呢？可嘆死期已經將近，生命已經衰殘。」兄弟就這樣餓死於首陽山。

所謂「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有解釋為「伯夷、叔齊不曾記取他人的錯誤，與人和善不計較，不與人為敵，當然怨恨他們的人就減少了。」也有更進一步解釋為「伯夷、叔齊兩兄弟，為人寬宏大量，處事大公無私，凡人有犯過錯，只要能夠改善，就不再記其宿怨舊

惡，所以與人相處，鮮少有怨言。」世人善於記恨於心，把別人的錯誤記在心上，如此的作為，其實對自己是一種傷害，對於互相間的感情，通常會起抗拒的破壞作用，讓互相間的距離更為疏遠而已，對於社會的和諧是沒有幫助，反而是有害的。

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伯夷、叔齊是古代的賢人，他們的作為可說是「求仁而得仁，因而不曾有怨恨」。又在《論語‧微子篇》說：「伯夷、叔齊兩兄弟，不屈降心志，不屈辱身分。」由此可見他們的高風亮節。孟子在《萬章下篇》說：「伯夷眼睛不看不好的形色，耳朵不聽不好的聲音；不是他認為理想的君王不服侍，不是他認為理想的人民不使喚；天下太平就出來做事，天下動亂就隱退。暴政出現的地方，亂民停留的地方，他都不願意去居住。他認為和鄉里中無理的人在一起，如同穿著朝服戴著朝冠，坐在泥土炭灰上是一樣的。在商紂時，他住在北海邊，以等待天下太平。所以聽到伯夷風範的人，貪婪者也會變廉潔，懦弱者也會立大志。」可見他的行為在當

時及後世的影響力。

有志於修道的人，當以伯夷、叔齊的風範為標竿，時時反觀自照，修好自己的本性，不能稍有疏忽，讓微小的錯誤，成為自己無緣於至善之地的主因。古賢有《慎獨存誠》一篇好文，可供我們參究：

靜坐常思自己過，閒談莫論他人非；
良言一聲三冬暖，惡語半句六月寒。
能吃苦苦盡甘來，貪享樂樂極生悲；
人不患貧要有志，士既知學勿無恆。
知足乃是真富貴，吃虧方占大便宜；
世事都因忙裡錯，好人多自苦中來。
願受人欺非弱者，甘於自暴是蠢材；
為人勿染勢利氣，習業莫存粗浮心。

43 微生高正直

【原文】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夫子懷疑微生高直　有人討醋自己無之
乞諸於鄰輾轉給人　如此行為可見其質

孔夫子說：誰說微生高正直呢？有人向他討醋，他自己沒有，卻向鄰居要醋來給人。

依據《莊子・盜跖篇》記載：「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姓微生，名高，又稱尾生高，春秋時魯國人，以信義正直而著稱。相傳尾生高與一女子相約，在橋下樑柱相會，等候的時間很長，以至於水勢漸漸漲高，女子沒來，尾生高抱樑柱溺水而死。這個故事後來被比喻為堅守信約。

在此章，孔夫子對於有些人說微生高的為人直爽、坦率，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些人對他的說法有些過分了，於是舉出這樣的實例來印證，並非大家所說的那樣正直。有人向他討醋，他自己沒有，卻向別人借醋來給他。孔夫子認為這樣的行為，能為人服務固然是好，很講義氣，但不能說他是直率，這有違反事實，可見孔夫子對於事情的觀察，是非常仔細的，從不有些許的隨便。

「直」是一種誠實的表現，是自性的流露，對於孔夫子教育學生，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因而成為儒家重要的教育之一。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慣用花言巧語，以及美色迷惑人，這種人鮮少仁慈。仁慈是本性自然的表露，因而巧言令色就是不直，孔夫子很不喜歡這種人，甚至認為是可恥的。所以又在《公冶長篇》說：「以花言巧語、諂媚的手段，以及過分的恭敬，來討好他人，左丘明認為這種行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隱藏心中的怨恨，表面上卻虛情假意和他人交往，這種行為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

覺得可恥。」因為這些行為違反本性的率真，也就是不直。

《論語・子路篇》記載：葉公告訴孔夫子說：「我們鄉里中有個直率的人，他的父親偷羊，兒子去檢舉父親。」孔夫子說：「我們鄉里中直率的人，他的作法不同。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直率的精神就在其中了。」可見「直」表現在天性中，父子之間有天倫的關係，因而家醜不可外揚，互相隱瞞，是天性的表露，這是孔夫子所表彰的「直」。但卻要私下檢討改善，不傷道德，才是合理。「直」是率性，因而修復率直的本性，可以成就佛道，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說：「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維摩詰經》說「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可見率直的本性合乎道。《中庸》載：「率性之謂道。」回歸率直的本性，就可契入大道。

修道士當須明白，要成為推行真理的義工，心中要能淨化，回歸率真的本性才是。《義工無私》一文，是修道很好的指引寶典：

義工—為冷漠機械的社會增添了光熱。
義工—為人情紙薄的潮流注入了情義。
義工—為現實自保的風氣展現了身教。
義工—為沽名釣譽的大眾散播了啟示。
義工—為無情寡義的人間樹立了典範。
義工—為貪得無厭的世界啟發了良知。
義工—為自私自利的社區宣揚了慈善。
義工—為事不關己的過客導正了理念。
義工—為弱勢無奈的族群奉獻了心力。
義工—為富而不仁的財閥刻劃了標竿。
義工—為謀求鄉土的福祉埋下了種子。

44 左丘明恥之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丘明與我所恥相同　巧言令色還有足恭
至聖孔子在此說明　有志一同理念相通

孔夫子說：以花言巧語、諂媚的手段，以及過分的恭敬，來討好他人，左丘明認為這種行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

左丘明，姓丘，名明，魯國附庸小邾國人，為姜子牙的後裔，因父親任職左史官，故稱左丘明。他是春秋末期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曾任魯國的史官，為解析《春秋》而作《左傳》，史稱《左氏春秋》。又撰寫《國語》，此時他已兩眼失明。《左氏春秋》與《國語》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高價值的原始

資料。由於其中的史料詳實，文筆非常生動，引起後來許多學者的愛好，被稱為「文宗史聖」、「經臣史祖」。孔夫子、司馬遷均尊稱他為「君子」。歷代君王多有封賜，唐封為「經師」，宋封為「瑕丘伯」、「中都伯」，明封為「先儒」、「先賢」。

「言」，本是心之聲，是表達心中的感受，直截了當表現在言語上，讓人知道其感受，並藉此與人溝通，來達到和諧的狀況。然而有些人在人生的歷練中，洞悉人性之後，有人會繼續保留率直的本性，天真無邪表達其的想法。然而有人因此受到他人的指責，或為了滿足他的需求，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從此改變率真的說法，迎合對方，使用花言巧語而獲利，雖有失品德，也就在所不惜了。

「色」，本是心之為，是表達心意的表情或肢體語言，反映心中的感受，並藉此外表的行為，與人互相溝通，以達於圓滿和諧。率真的行為，是非常可貴的直心表露。然而有時因此而得罪人，讓自己備受傷害，在經過歲月的歷練，有些人仍能保有原來的率真，但有些人

卻為了趨吉避凶因而獲利，於是表現出虛偽的行為，以討好他人。如此的行為，雖有失良心，由於利慾薰心，終究選擇「令色」面對人情世故。

「恭」，是謙恭，對人謙恭有禮，本是與人善處的良好行為，但必須適度，才是美好。「足」讀具，就是過多、過分，不合中庸之道。「足恭」是表現出過度的謙恭，以取媚於人，想藉此達到想要的目的，從此獲得利益，雖有時違背天理良心，但為了利益，也就不顧慮那麼多了，因而有「禮多必詐」的行為出現，一般人不容易辨識，因而吃虧上當，從而懷恨在心，成為將來產生惡報的種子。

巧言、令色、足恭，這些行為違背直心，傷害天理道德，是以左丘明認為使用這些手段的人是可恥的，孔夫子也認為是可恥的。但凡夫不知道這些行為，足以阻擋我們回天之路，還會讓我們沉淪於苦海的輪迴中，會導致如此嚴重的後果，平時的言行舉止能不注意嗎？前輩留有《道心慧語》之好文，可為我們人生行事的伴侶：

話到口邊留半句，事到臨頭要三思。
可讓步時須讓步，得饒人處且饒人。
白天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長江一去無回浪，人走何曾再回頭。
書到要用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利刃割體痕易合，惡語傷人恨難消。
勿以小嫌疏至親，勿以新恨忘舊恩。
修身有道和為貴，處世無奇忍自高。
父慈子孝全家福，兄友弟恭滿堂春。

45 匿怨友其人

【原文】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友人心口不一　所說所為彼此分離
左丘明恥丘亦恥之　兩者所恥同而無異

孔夫子接著又說：隱藏心中的怨恨，表面上卻虛情假意和他人交往，這種行為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覺得可恥。

「匿怨」，是把怨恨藏匿在心中，不使人察覺，外表卻以甜言蜜語，滿臉堆笑，點頭哈腰，極盡討人喜歡之能事，但內心他卻充滿了怨恨。以此方式接近他人，而且與他交為朋友，顯然有伺機報復的行為，這種權謀巧詐，與巧言、令色、足恭，皆屬於內心不真誠，不能表達本性率直的天真，因此在因緣果法的運作下，必有果報的懲罰。

最起碼自己心中藏怨懷恨，就是在己身窩藏禍害，隨時都有傷害自己的情況。因此所交的朋友，自己根本沒有真心，自己常藏有報復的機心，讓自己的心神不得安寧，還要設計一些報復的方法，又怕給人起疑心，又怕報復後，他人又反報復，如此的心境，何異於在地獄受苦？這就是所謂的自作自受。

因而平時除了怨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之外，防人之心也不可無，必須要能清楚明白，他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從言行舉止讀懂一個人的心境，才能成為一位明智之士，誠如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子張問明時說：「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裏的讒言，能夠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

怨尤對人來說，屬於內心的不誠信，違反天心的仁德，敗壞道德至甚，所以左丘明認為「匿怨而友其人」，是可恥的行為，孔夫子也

是認為可恥。因而一位修道的君子，心地當要光明正大，心中有什麼不舒服的意見，應該攤開來講清楚說明白，隨後就必須要放下，才能讓自己活得灑脫自在，否則為了報復而藏匿怨尤去交友，這種陰險的作為，將給自己及友人、社會、國家，帶來混亂的危機。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怨尤的心念，一旦發生，那麼僥倖的心態就會勝出，最後造成欺詐而障礙心性；或者產生窺伺的心態過勝，就會造成奸險而障礙心性；而且毀謗他人的心態過勝，就會造成輕浮刻薄而障礙心性。我們可以怨恨上天嗎？然而天理一樣彰顯，上天本來就不會接受你的怨恨。然而可以怨恨人嗎？可是公正的論斷事實俱在，他人本來就不可能接受無理的怨恨。你只能徒然自我哀怨而喪失道心，心量越來越狹隘而已；你只能徒然自我哀怨而擾亂心性，使得純真的本性越來越薄弱而已。恐怕怨尤會招來過咎，怨尤會造下罪孽，你將會因為怨尤，招來意想不到的窮困與災禍。」怨尤會給自己帶來不幸，看清楚怨尤的不良後果，會給自己帶

來悲慘的命運，為何不早日清除呢？

懂得《萬緣放下》的內涵，好自檢點改善，自然怨尤就不見了：

苦悶煩惱處，要放得下。
失意憂愁處，要耐得下。
世事紛擾處，要閒得下。
胸懷牽纏處，要割得下。
境地濃豔處，要淡得下。
意氣憤怒處，要降得下。
悲傷痛苦處，要忍得下。
稱心如意處，要住得下。

46 盍各言爾志

【原文】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子路隨侍左右　孔子言志各表所有
車馬輕裘朋友共用　敝之無憾子路無憂

顏回和子路隨侍在孔夫子的身旁。孔夫子說：「何不各自談談自己的願望？」子路首先發言說：「我願意將自己的馬車，所穿的輕暖皮衣，和朋友共同分享，縱使壞了，也不感到遺憾。」

每個人都有來到人間的因緣，我們藉此因緣來完成自己的目標。當我們還不清楚明白人生的目標時，我們總是茫茫然而到處遊蕩。當我們稍有認識，就會立下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標。有些人想要賺大錢，

有些人想要做大事，有些人想得名，有些人想得利，各有不同的理想。然這一些都是離不開因果輪迴的法則。除非已經覺悟，才能看清楚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藉假身以修真心，以找回自己的真性回歸大道。如果修道還在為名為利為情打拼，還是以私心作事，不能化解自私貪婪的觀念，將永遠沉淪在輪迴中，在善報惡報中打滾。

由於孔夫子有教無類的教育宗旨，開啟私塾教化一般學生，因而招來四方不同程度的弟子。夫子平時會有意無意去觀察學生的言行舉止，從中去了解他們的心境，了解每位同學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靈活應用去因材施教，使學生能夠得到最適切而有效的教育，所以有四聖、十哲、七十二賢、三千弟子的成就，在歷史上留下重要而輝煌的一頁，也給後人帶來寶貴的文化資產，讓後人受益無窮。

本題在討論，有一天，顏回和子路隨侍在孔夫子的身邊，夫子作了一次的機會教育，叫他們各自說說自己的志願，從中去了解學生的志向，也好在適當的機會，施以適度的教化。由於子路的個性外向

而積極，在同學中年紀也比較大，通常會爭先發言。也由其發言中，了解他的個性和為人的態度。子路所發表的內容，是希望能做到，把自己的座車、馬匹、衣服、皮裘，與朋友享用，即使用壞了，也不會覺得遺憾。可見他為人的大方，可以慷慨解囊，不計較物質方面的分享，可以說有勇氣夠義氣，具有政事方面的才華，是一個優良的領導人物。所以在本篇前面，孔夫子提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又向孟武伯提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但其作為未能達於開悟心性的層次，所以也只能列於政事科的賢者，

有機會來到人間為人，是累劫修來的福報，唯有人身要修成正道的機會比較多，所以要善用此身，趕緊修行，雖然如子路能行善，但未得究竟，雖列賢位，尚未入聖，雖已不簡單，但仍是可惜。因而今世雖未能修成正道，也要多行善事，立下善願，為下一世爭取更有利的修行環境，而這善因都要在今世去累積。因而平時讓自己學習在各

種環境下，都能保持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永遠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保持微笑待人，也是一種佈施，可與人結善緣。古賢有《微笑功能》一文，可幫助我們保持愉悅的心情：

起床微笑降火氣，學習微笑添如意；
餐前微笑好開胃，教人微笑積善德；
餐後微笑助消化，受氣微笑解怨懟；
相逢微笑結善緣，婆媳微笑相惜緣；
出外微笑保平安，親友微笑情意濃；
同事微笑好合作，妯娌微笑無嫉妒；
洽公微笑不結怨，子女微笑同歡樂；
買賣微笑財源廣，夫妻微笑家圓滿；
給人微笑是美德，日日微笑永康健。

47 無伐善施勞

【原文】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 顏淵回答夫子所問　有善不誇心持平穩
> 有功不張心仍平常　面對外境從不惑困

顏回接著說：「我希望不誇耀自己的優點，也不張揚自己的功勞。」

接著是顏回表達他的心聲，說出他的志願，他所說的是屬於向內心修養的層次，有別於子路表彰的是向外的物質層次，顯然有不同的志向。但以一般凡人的看法，子路的成就比較高，他一生幹得轟轟烈烈，因而在孔夫子的學生中，算是一位知名的人物。由於顏回注重內修，他認為有優點也不必誇耀，有功勞也不必張揚，實實在在把自己

份內的事情做好就對了。

由於顏回內斂的特質，鮮少在同學間有特殊的表現，如未能如孔夫子仔細的觀察，是很難發覺顏回的優質，所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我整天向顏回傳授學問，他從不提出反對的意見，好像是一個愚蠢的人。當他退出的時候，我暗中觀察他的行為，也能夠充分的發揮，顏回一點也不愚笨。」而且在學生當中，也只稱讚顏回賢能，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說：「賢能的顏回啊！平時能以吃一碗粗飯，飲一杯白水過日子，還居住在陋巷的舊屋中，一般人無法忍受如此的困境，但顏回一點不改變其安貧樂道的態度，顏回真是賢能啊！」這正合乎孔夫子所提倡「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的教學旨趣，因而得到夫子的肯定。

孔夫子也認為在他的學生當中，最為好學的是顏回，因而在《論語・雍也篇》回答魯哀公問：「在學生當中，誰是最好學的？」他回答說：「有一個叫顏回的，最為好學。他從不把心中的怒氣發洩在別

人身上，也不犯同樣的錯誤。但很不幸短命，已經死了，如今已經沒有如此好學的學生了，也不曾聽到這樣好學的人。」在此可以理解孔夫子所說的「好學」，和我們常人所說的好學，觀念有些不同，一般人的好學，是屬於外在的，就是讀很多書，學習很多技術。但夫子所說的好學，是屬於內修的品德。

對於「伐」，《治心消孽真經》闡述說：「所謂的『伐』，是誇耀功勞的意思。古時候，大禹不自誇功勞，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因勢利導，稀鬆平常的事情，雖然建造萬古以來莫大的功勞，但在聽到善言的時候，仍然向人誠懇地拜謝。這沒有其他的理由，聖德愈大的人，其聖量就愈廣闊，聖人不自以為自己是聖人，才能真正成為聖人。而且儒家聖門中的顏回夫子，從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張揚自己的功勞。由於他認為行善，是上天所賦予本性所應當要做的，這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平時的勞作是人的天職所應當盡力的，還有甚麼可以張揚的呢？而且能將有看成無，實當作虛，如此才能使自己感覺不

足，不能滿意，所以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成就復聖的原因。」

天上果位的成就，是在人間努力修行得來的，必須針對心性的修養，時時刻刻反省自己，發現有缺失，就要馬上改善，使自己的心性回復到本性原本的清淨無瑕。先聖有《意正行端》好文，可供我們平時修行之用：

有苦有樂的人生是充實的，
有成有敗的人生是合理的，
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
有生有死的人生是自然的，
有因果的觀念則不致妄為，
有忍耐的力量則不致怯懦，
有敬業的精神則不致懈怠，
有感恩的美德則不致抱怨。

48 願聞子之志

【原文】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 子路請求夫子表志　孔子表達老者安之
> 各就其位各安其事　友信少懷人生價值

此時子路說：「希望能聽到夫子的心願。」於是孔夫子說：「我希望老年人能夠安享天年，朋友之間能夠以誠信相待，年少的人能夠得到關懷。」

當子路與顏回遵照孔夫子的要求，將自己的心願與理想做了敘述之後，子路也懇求孔夫子，希望也能聽聽老師的心願。老師雖然簡要的說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然而這三句話中，已

充滿天性的至愛，能使社會上不同的年齡層，都能得到安心，描繪出大同世界的藍圖，也看出了聖人的心胸，所展現大公無私的精神，並非一般人所能及，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七章所說：「天地之所以能長久，由於源自於大道，並非自己所生，所以能夠依靠大道而長遠生存。聖人善用此大道，雖然後其身而不爭先，卻自然而然使自身居於先；雖然外其身而不求顯現於眾人之前，卻自然而然使自身顯現於眾人之前。因其能捨棄一己之私而成就大公，最後眾人也不會忘記他的德澤，因而能夠永遠存在。」

孔夫子的三個理想，正是《禮運大同篇》的精華版，此篇的大意：「大道能運行於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遵守大道行事。能夠以真心選出賢能的人為民服務，大家非常講求信實和睦，真心不退，精進不懈。所以人們能夠做到，不單只親愛自己的親人，不單只愛護自己的子女，同時也愛護他人的子女。使年老的人能夠安享晚年，得到周全的照顧；使壯年的人各有所用，不致於遊手好閒；年幼的人能得

到關懷教養，不致於放蕩成性。並且能使老而無妻者、老而無夫者、老而無子者、殘障疾病者，都能得到最妥善而適切的照顧。男子有適當的工作，女子有良好的歸宿。物質生活雖然豐足，可任人享用，但不致於浪費，而且不必占為己有，也不坐享其成。雖然各盡己職各盡其力，卻不自私為己。所以一切私心賣弄聰明，以及陰謀詭詐的事情永不發生。所有搶盜偷竊，亂賊暴徒永遠絕跡。因而外出或夜晚，不必關閉門戶也能安然無事，這就是世界大同的景象。」

「老者安之」，年老是人生大多數人要面臨的過程，當年輕力壯時，曾經為生活努力打拼過，如今年老體衰多病，需要有人照顧，讓自己能夠安養天年，不致於為生活在四處奔波流浪，無法得到安心，這是老年人的願望。

「朋友信之」，誠信是世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朋友之間的來往，必須說到要能做到，彼此心中都有默契，做起事來才會得心應手，互相的信任，成為社會發展重要的動力，也因此能安心工作，為

家庭社會國家付出。

「少者懷之」，幼小年紀，還在懵懂的階段，必須得到父母等長輩的養護教育與關懷，身心才能正常成長，其人格才能健全，將來才會有愛心去經營自己的前途，使得未來的社會有美好的願景。

在一生當中，要使自己活得安心，活出尊嚴與人格，必須要時刻反省，改善自己的缺失。因而此篇《對症下藥》，或可幫助我們調整身心靈：

節省可以醫貧，滿足可以醫貪；
恬淡可以醫躁，寬厚可以醫瞋；
隨緣可以醫執，溫柔可以醫剛；
正念可以醫心，慧解可以醫邪；
謙恭可以醫傲，嚴謹可以醫逸；
自省可以醫過，讀書可以醫俗。

49 見過內自訟

【原文】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孔子感嘆人情世故　自見其過發現錯誤
自我責備願意改過　如今難見有錯即除

孔夫子感嘆的說：算了罷！我不曾看到能發現自己的過錯，而且能在內心自我責備的人。」

孔夫子在經歷過許多的人情世故之後，發現雖然每個人都具有一個至善的本性，但因受到人間慾望塵污的覆蓋，無法發揮本性的功能，也因此墮落在不良的習性中生活。由於沒有智慧發現自己的缺失，積極加以改進，所以永陷於輪迴，無法出離苦海。在經過不斷努力提醒，如果自己不自覺，喚醒自己的本性，光靠明師的指引，有緣

人的提點，仍然效果是不佳的，所以才感嘆說出：「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有心上進的修道士，當要知道，眾生所以輪迴，乃是八識田中有業力的種子，在因緣成熟時所產生的現象，或者稱為命運。業力的種子會產生五蘊的作用，從色（聲、香、味、觸、法）↓受↓想↓行↓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因而產生命運的作用，世人無法明白這些魔咒的厲害，因而一生受其迷惑，難以覺醒，除非自己根基很好，否則必要遇到明師指點，才得以解開魔咒，並且持續清除累世所積累的污染，轉識成智，如此才能夠從凡夫轉成聖佛仙真。

「訟」是破解魔咒，轉識成智非常重要的關鍵。訟者，公言也，一切要依據公道去評斷，不能有私心的作用，尤其修道士想要在心性淨化上精進，經常以公道來檢視自己，有錯即改，不要再維護錯誤，讓過錯成為我們回天的障礙石，如此才有機會讓自己的靈性提升，終

至回歸本位。

《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載：「聖人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有過失而不改過，才是真正的過失。』如今，我所希望世人的，無論如何憂懼，無論如何詳明，只要犯了口過，事後馬上知道，就應該不要再重蹈覆轍；只要犯了身過，過後已經察覺，就應該不要重返迷途。已經過去的事情，無法勸阻，未來的事情，還是可以追及的。為何要守口如瓶呢？是恐怕滿瓶後容易四溢；為何要持身如玉呢？是恐怕玷污了之後，很難將其磨得明亮。所以在未犯過失之前，要先謹慎反省，不要讓過失在不知不覺成長；並且要痛加懲戒已經犯的過失，不要讓它重複發生。所以改除過失是一個大關鍵，因改過而知道懺悔，因懺悔而要求減少過失，如此下去，自然就沒有過失。不敢說，這樣就沒有大過失，但也可以接近沒有大過失了。」如此經常反覆檢點自己，發現缺失，及時改善，決不苟且，才能漸漸減少過失，讓自己的心性清淨，讓我們的心性越靠近大道，這才是明智

之舉。

發現過失，改善過失，可以淨化心性，讓自己沒有後顧之憂，讓自己可以脫離苦海輪迴之苦，讓自己可以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此的美境為何世人不去經營呢？先苦後甘，在清除不良習性之初，會很不習慣，但當進入聖境之後，美妙無窮。先聖有《禍福之道》之文，可提醒我們不再犯過失：

開口動舌無益於人，戒之莫言。
舉心動念無益於人，戒之莫起。
舉足動步無益於人，戒之莫行。
舉手動臂無益於人，戒之莫為。
不肯回顧傳統的人，沒有過去。
不敢瞻望前景的人，沒有未來。
不能把握當下的人，沒有現在。
不懂主宰自己的人，沒有永恆。

50 不如丘好學

【原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我孔丘努力嚴謹
好學用功不如孔丘　激我努力好學殷勤

孔夫子說：在十室人家的小地方，必定有和我一樣，講究忠信的人，但卻不能比得上我的好學精神。

「忠信」是自性八德中的兩德，自性本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只要在平時生活中，能夠展現其功能，那一切都能自然而平順。這八德本自大道所生，可見八德是大道的表現作用，大道是八德的根本。世人能明白忠信，在平時生活中能做到的大有人在，但能真明大道的根

源者，卻是少之又少。孔夫子所說的「好學」，是由外表的忠信，還要淨化心性，做好實德，繼續往大道的根源去探究，聖人的學問，不是止於八德之表現，還要深入大道的根源，這種精神稱為好學。如果不明大道的根源，卻只在八德表面下功夫，仍是不踏實的，聖人必須做到表裡如一，內外一如，一般人表面能做得到，已算是不錯了。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具有上品德者，通常不居其德，才是真正有德；品德淺薄者，經常自誇有德，正好顯出其無德。具有上等品德者，通常是順其自然，不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品德淺薄者，經常藉機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具有高尚仁德者，雖有作為，卻不刻意去強調自己的仁德；具有高尚義行者，雖有作為，能表現得恰到好處；具有高尚禮教者，其有所作為，通常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為了喚醒大家，才不得已設法挽救眾人，以回歸正道。當人心已失去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義理，才強調禮教。當世人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

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無法維持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有能力預見未來者，經常喜歡自顯其能，其實這只是知道大道的外表而已。如果沉迷於此，這正是愚癡的開始。是以真正有品德的大丈夫，會沉靜的安於大道的厚實純樸，不會表現在輕浮虛華的外相，因此去虛華而取用厚實。」孔夫子比他人好學，除了許多人能做到的忠信外，還能更好學去探究大道內在的純樸厚實，並契入於其中。

聖人之學，由外在而往內修，由有形而進入無形，由有為而進入無為，由萬物而進入大道。要知道世間的一切，都是大道所演化，都是屬於中性的，都具有純樸的本質。只要認真探究，那怕是一句話，一件事物，只要深明其中的涵義，並加以善用，就不致於出差錯。猶如聖智與仁義，若只重虛名而不實際去實踐，恐怕會害人不淺。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九章說：「修道士當要徹底去除追逐聖賢巧智的虛名，才得以獲得更多的實利；要絕對放棄追逐仁義的虛名，才能

腳踏實地去實踐真正的孝慈；要確實放棄使用巧詐爭利的行為，盜賊的習性自然就不存在。這三者如果只是用來文飾，是不足以有益於身心。必須努力去實踐，才能應和大道的本質。修道士外表要單純，內心要儉樸，平時要減少私心，降低對慾望的追求。」這就是至聖孔夫子比他人好學的地方，也就是努力淨化心性。

先種福田，後修心性，福慧雙修，有益修行。《廣種福田》好文，可提供修士參考：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行善布施以散為聚，猶如播種者具遠見，
將穀麥遍撒於土中，惟短視或看不透者，
皆誤以為捨之可惜，等待日後要收成時，
方知其利益千百倍，始悟原來智者若愚。